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

唐

李子善

呂延濟

劉良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

縣東故言西征向曰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

許喬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善

岳陽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因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因敦太歲所次陰論



大歲而曰玄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為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銑曰旅亦次也乙未則岳行之辰餘同善注  
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鄗山之阿左傳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  
迺喟然五臣本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長安也  
哉寥寥忽恍虛往善化一氣而甄吉三才善曰論語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寥忽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寥忽恍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端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齊名交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言及遠也

數聲翰曰此三才者天善曰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人之生獨貴在位向同善注

鬼神莫之善本要聖智弗能豫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

盛世今託非薄之陋質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

度績於帝室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

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

秋漢合尊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度績其疑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



時賈克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

眾言之功於帝之室庶眾績功也

嗟鄙夫之常累

本有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

一黜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用又患失之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

往而不三黜李惠字也岳遷尉平為公武皇忽其升

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黜也

遐八音過於四海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

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洛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因

尚書傳曰過絕密靜也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天子寢於諒闇今百官聽於冢宰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書記曰楊駿為太傅百官物已

以聽於冢宰書曰百官物以聽於冢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

周其猶殆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况駿不任事者乎

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人尚尔於

窺七貴於漢庭善曰漢書曰漢庭七貴呂一姓之或在

發可知也善曰漢書曰漢庭七貴呂無危明以安

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

天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已專也于

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銳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

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濟曰駿既專已是孔隨時以

行藏遠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五臣本章五

臣



本作 患過辟亦之未遠 善曰言孔遠有知微知章之

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縵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周易主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

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 良曰易曰君子知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藏蘧伯玉舒卷

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答過患難 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 悟山潛之逸士卓

長往而不反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向曰既懼患難方悟山中替遁之士卓然長

往之道 陋吾人之拘牽 力飄萍浮而蓬轉 善曰

為美也 關行藏之明而有蔽縵之累故悟山潛身為是陋拘牽之害

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金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銑曰吾人岳自謂

岳自陋薄其身拘牽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上託也 察

位儻罪其隆替名節灌 此以隳落危素卯之累

而履薄 善曰說文曰儻壞敗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

能累十二搏某加九鷄子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

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與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

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鷺巢幕上也杜

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察官圖壞灌毀隳廢也謂誅駿之時岳免主簿 濟曰

殼亦 卯也 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善曰王隱晉

揚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表夷三族 匪擇

良曰楚王瑋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木以棲集 林焚而鳥存 善曰魏都賦曰

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鞠寡也 向曰自喻為駿主簿



曰上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也  
**我皇德合天地者也此為嘉會**

**澤之渥恩**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生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 銑曰屋厚也言不誅我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善曰宋均尚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維尤芳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濟曰使我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  
已君恩之深也 班善曰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

**班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  
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而命我從

**牧**  
五臣本 未班也 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

**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  
何曰西夏長安也使

**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  
我牧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弱尊卑俱入于關

**涼零伊故鄉之可懷**  
善曰韓詩外傳 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 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愴傷懷以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 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 翰曰立孔丘也孔之去魯之衛歎曰歸歎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恋所以能傷聖賢之情

**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  
善曰爾雅曰矧也 况也漢書元帝詔 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 王居鎬京 銑曰况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長安者能不則傷

**矧况也鎬**  
京長安也 猶大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善曰曹植

**眷鞏洛而掩涕思**  
不勝大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 關庭神麗 良曰闕庭天子之庭

**纏緜於墳塋**  
善曰河南郡圖經 潘岳父冢鞏縣西南 三十五里楚辭 長太息以掩涕張昇與 任彥堅書曰纏緜因好度踏高縱漢書音義 塋 冢田也音營 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



余乃越平樂過街郵九株馬臯門稅駕西周善

平樂館名 鄗善長水經注 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

街郵也石卷漬曰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 傳 株馬利兵

言 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史記曰報王立

東西周分治王報徒都西周 濟曰平樂觀 遠矣姬德

名臯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也株粟稅息也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訖化

流岐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善曰左 傳劉子曰美

帝聖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聖元始生弃號曰后

稷別姓姬氏毛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厥初生人時

維姜嫄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史記

右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毛詩 周維舊邦其金惟新告于聖同邠與邠同 曰曰

周德其來遠矣帝聖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

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邠人慕德至古公亶父自豳

于岐岐人亦慕德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旋牧野而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善曰尚書 武王與受戰于牧野

遲兮歷茲老子 守柔曰強毛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

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 良曰武王剋殷於牧野

而歸洛邑猶守柔道 以保競疆執猶保也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余乃越

平樂

街郵

九

株馬

臯門

稅駕

西周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曰

善

平樂館名

鄗善長水經注

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

街郵也石卷漬曰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

傳 株馬利兵

言 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史記曰報王立

東西周分治王報徒都西周 濟曰平樂觀

名臯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也株粟稅息也

遠矣姬德

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訖化

流岐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

善曰左 傳劉子曰美

帝聖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聖元始生弃號曰后

稷別姓姬氏毛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厥初生人時

維姜嫄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史記

右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

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毛詩 周維舊邦其金惟新告于聖同邠與邠同 曰曰

周德其來遠矣帝聖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

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邠人慕德至古公亶父自豳

于岐岐人亦慕德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旋牧野而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善曰尚書 武王與受戰于牧野

遲兮歷茲老子 守柔曰強毛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

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 良曰武王剋殷於牧野

而歸洛邑猶守柔道 以保競疆執猶保也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

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 銑曰武王望商邑

于周自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暇寐乎保位 惟泰山

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

善曰言武王基雖有泰山之

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

猶有餘慶 爾雅注

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鑒 五臣

亡王之驕淫竄南

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善曰言

武王居

安而慮危 桀處險而逾泰 尚書 成湯放桀於南巢

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

文選十

六



傳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  
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此於天言常在  
也比於日言去復來 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  
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  
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 人度量之乖舛  
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

何相越之遼迥 善曰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  
乖舛 喻巴蜀檄 人之度量相越豈  
不遠哉乖舛不齊也 爾雅 迥遠也 今協韻為呼喚切 翰  
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

考土中于 五臣  
作於 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

郊鄆逐鑽龜而啓繇 音胃 善曰尚書 成王欲宅洛  
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上

中毛詩 考土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  
左氏傳 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上世三十七年七百

杜預左氏傳注曰繇上北辭 銑曰土中定地之申斯邑  
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  
鼎於郊鄆即此王城也鑽龜  
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 平失道而來遷鑿一國

而是祐 善曰史記 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  
傳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 左氏傳注

緊語助也 良 言平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

哲以長懋 善曰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  
德所以長茂 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工皆數

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 漢書策詔曰望  
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 懋盛貌

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之樂禍尤

闕西之效戾 善曰 包咸論語注 尤過也爾雅曰戾  
罪也 濟曰姚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頽有

寵及惠王即位衛師蕪師伐周立子頽頽享五大夫樂及徧  
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  
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  
自北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

尤其亦 有咎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善曰左 傳  
太叔帶以

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温殺  
之鄭玄毛詩箋 弘廣也 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



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靈壅五臣本作壅川以止

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靈王二十三年殺洛二

**關晉演義以獻說**善曰國語關者兩會似於關小雅

演廣遠也濟曰將毀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

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三川

之神故云演**谷景悼以迄丐**文古政凌遲而彌季俾

義獻說**庶朝之構**五臣本作逆歷兩王而于位善曰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

者以作亂單于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

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釗子以王如刻王子朝入於王城單

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

杜預曰愷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賈逵國語注

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

義凌遲左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我曰構禍毛萇曰

構成也左傳衛彪奚曰魏子于位以令大事鉞曰子朝

再作亂丐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其子朝庶子

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于位**踰十**

**葉以逮赧**女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

**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

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

安王立崩子列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

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相

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

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

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

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澡孝水而濯**

也為者敗之濟曰葉代也餘同善注

**纓嘉善名而**善作在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毛長詩傳曰濯滌也翰**天赤**

曰孝水水名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也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

**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憊**善作慟乎余慈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已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倚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口濟曰弱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贏博之問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為父之慈能無哀慟乎 眇山川以懷古

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 回 沉 亢 而

好還卒宗滅而身屠 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騁轡而下節杜預左

氏傳曰注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則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坑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 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沈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

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 江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

不進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遠思長想 翰曰想龍相如之風也 秦虎狼之

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

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

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左傳齊賓媚人曰請敝合餘

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孟子 五百年必有王者具其間必有命

者廣雅 命名也李陵書 命世之才爾雅 益謂之缶呂氏春秋 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 奄覆也取雋自

取雄雋也 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 某年某日月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

請奏缶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湔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



憚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口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之咆蒲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善曰河外謂之

涓池史記秦三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涓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留賦悲猛氣

兮飄疾家語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人曰四體不勤尸子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廉頗曰

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廉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

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其庸人尚羞之况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

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

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恚洵雖改日而易歲

無等級以苛言之善曰智勇相如也忿恚頗也言以相如廉頗雖以一日之從方一歲之承

猶未足以苛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指相如勇七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番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當光武

之蒙塵致王誅于五臣本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初垂翅於迴谿五臣本作溪不充青以掩德終奮翼

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善曰東觀漢記曰馮

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士命諸將立屯涓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賊

書勞異曰垂翅迴谿奮翼涓池左氏傳城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

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譏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青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鷗高翬

薛綜口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之功之士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

結登嶠坂之威夷仰崇領之嵯峨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



崑崙險也上林賦曰崑崙嶰嶰濟口皐託善本墳於

南陵文遠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縷崔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綵薛三帥以濟河

善本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閒余

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縷經敗秦師于穀護百里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而無

及者向曰綵擊也濟河晉值庸主之矜愎逼殆肆

軍歸也墨縷若今起復也

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

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善本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陳之市

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

惟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

復諫違卜杜預曰復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

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

也又曰孟明視伐昔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

曰子其悉雪耻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

辭曰名不可以為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

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非也翰曰愎很肆捨也任好穆公

善本作記

薛

皮

五臣

五臣

善本曰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



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  
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  
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  
齒加長矣燕丹于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  
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達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  
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良曰曲峻地名屬  
於虢也虢虞相託為與國虞乃皆虢尋而取亡虞也晉叔公  
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與  
也傷憐其貪賂取亡矣雅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逮人不  
援我徂安陽言陟陝郭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  
陽之墟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鄜善長水經注曰棗水  
出棗山北流出谷謂之漫瀆與安陽溪水合又西  
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瀆水北有逆旅亭  
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楊桃林縣東十二里也  
濟曰陝地名郭郭也漫瀆瀆水石曹陽亭名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

應乎鵲巢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毛詩序 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  
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銑曰邈遠也 愍  
五臣本 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

滌劫宮廟而遷迹

五臣本  
作跡

俾萬乘之盛尊降遙

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

五臣作僮  
苦角切

汎既復許

而中場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善曰魏  
志曰董

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  
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  
朝政僮質天子於營僮將楊奉叛僮僮眾稍衰天子乃得出  
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僮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  
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  
狄剝亂天下毛詩 民卒流亡論語 邦分崩離析孔安  
國尚書傳 滌除也左 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  
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 雖有盛尊之親說苑 吳王欲從



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且白魚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存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痛百寮之乘天子也 向曰鏑箭也玉輅天子車也

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

流矢有褰裳以投岍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

本作之福小撮倉括舟中而五臣本掬指善曰華嶠後漢書曰

李儼等火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儼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纜挽而下餘人匍匐

斫側或自投死後漢書獻帝不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擦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傳依偃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未有不

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洞

胸達掖禮記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有又曰攘袂而

也揖棹也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褰裳投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楫褊少攀附者眾

恐其沈沒皆忻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撮也洞通也升曲沃而惆悵惜北亂而

兄替音鐵枝末大而本五臣本披並音都偶國而禍

結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後生太子命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非亂矣兄其替乎復封叔于曲沃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

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

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

公伯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

水經注曰春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

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

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

氏傳申無字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技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幸伯曰大都偶國

亂之本也 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 臧札飄其高厲委

末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 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五臣本利開而義



閉并滅反善曰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

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注

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良曰季札委弃曹吳若此高厲莊伯

武公伐滅兄弟無愧耻此開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

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筭羸氏之利害善曰廣雅曰躡履也

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塩鉄論曰秦左殽函鷓鴣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

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衿帶之地隳六國諸

侯勇怯之跡筭秦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羸攻守之利害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逖逃而不敢進也向口諸侯數為

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

有禁渠陰門而異

啓不窺兵於山外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

者攘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禁亦閉也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拒諸侯

不敢窺於山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

連鷄互而不栖小國合而成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鷄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

齊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鷄不能俱止棲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豈

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善曰言崤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禁

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周易泰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良曰漢六葉五臣本而

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

拓土畿縣弘農而遠關善曰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

注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厭紫極故關為弘農縣翰曰開拓王畿



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栢谷妻觀貌

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官善

曹植上表 情注于皇恩心在乎紫極南都賦 體爽豈以

閑敞蒼頡篇 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 帝即位為微行嘗

至栢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約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

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

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

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鷄作食平旦上去還宮

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疇猶訓

也 向曰武帝召姬夫為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

紫極 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槩

也 善曰東觀漢記 西巡幸長

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 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

而後行猶時有銜槩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

莊子注 駢馬 中長銜 毛詩 徒御不驚 銑曰明王

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間而有危變 彼白龍之魚

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驟勒也

眼挂豫且余之密網輕帝重于五巨本天下奚斯

漸之可長 善曰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

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

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 弔吳園於

可長乎 翰注同魚服魚形 濟同善注

湖邑諒遭世之巫蠱 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

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

之悲臺徒望 五臣有 思其何補 善曰漢書曰吳太子

蠱事起兄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

克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

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宜

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為戾園又太子罵克曰趙虜乃

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維覆醢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胡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飢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也五臣有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

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

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

騁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

死處圖經曰全節閭鄉縣東十里鳩閭西廣雅曰盤桓不進

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園古之桃林也銑注

同桃園則發閔文鄉而警策愬五臣本黃卷以濟

潼眈華岳之陰嵯覲高掌之遺蹤善曰漢書胡有閔鄉曹子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邠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謂

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邈古字同獻帝春秋曰吳平二年十

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白

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

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而京賦曰經以二華巨靈崩肩高

掌遠蹙以流河曲濟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岳北面

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

憶江使之反壁是已亡期於祖龍

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德者從關東來至華陰

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為我遺編也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

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

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向曰至此地而

記憶不語怪以徵異我五臣本聞之於孔公善曰

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岳自止其詞

愠韓馬之大慈徒阻關谷以

稱亂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閔

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

憝孔安國曰憝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憝恃也關谷潼關

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齊同善注魏

武赫以霆震秦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

制勝於廟筭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

大破之尚書曰秦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

大破之尚書曰秦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間為戰

大破之尚書曰秦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



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  
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  
之多者也銑注同言彼雖衆 曹公奉君命廟堂之筭已勝之

呼 麥瓦解而冰泮超遠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善曰字書曰碎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  
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抱而鼓說文曰抱鼓椎也東觀漢記  
馮衍吳漢曰得道之金鼓不振塵郵玄札注曰振動也續破  
声也春秋運斗相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  
曰伺謂瓦解吳楚秦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上樂俗之人  
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乘  
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  
其上謂之京觀 向曰碎鼓声曰楊桴而鼓塵振天地緒然  
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凉州故

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為京觀也 倦狹路之迫隘鳥界軌

崎嶇善木作 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崎嶇善木作 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崎嶇善木作 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崎嶇善木作 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崎嶇善木作 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崎嶇善木作 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崎嶇善木作 以低仰善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菜麻條暢善

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 雍州厥土惟黃壤杜葛論  
都賦 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值五谷桑麻條暢春秋文耀  
鉤 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 標紛敷以扶疎廣雅  
暢長也 濟曰蹈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

大弥望千里 邪界褒斜右濱汧牽隴

善曰西都賦曰  
右界褒斜隴首

命右扶風發人面自褒斜梁州記 萬  
之險長楊賦 石城泝漢上七里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

里西京賦 隔閭華戎岐梁汧雍漢書汧山在扶風汧縣西  
塩鐵論 秦右隴阨 漢書幸雍白麟歌曰朝隴首 良曰汧

隴山 寶鷄前鳴甘泉後涌回終南而背雲陽跨

平原而連嶓波 冢九峻 截薛太一 龍從

切 善曰漢書 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坂城祠之其神光  
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其声殷殷野鷄夜  
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室薛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  
在馮翊雲陽縣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賦下

文選十 十七

武



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 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 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

崗乎嶠冢服虔曰截嶠山名 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截嶠即今謂差峩 郭璞曰巖巖高峻兒 良曰陳倉有室

鷄祠故云前 吐清風之颺 戾納歸雲之鬱 善

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具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 虎嘯而風颺戾思玄賦 憑歸雲而遐逝楚辭 望

谿谷兮翳鬱 向曰言此山能 南有玄灞素滄湯井 吐風納雲也 颺戾聲鬱翳雲兒

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 善曰玄素水色也灞滄二水名 楚辭

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也雍州圖 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 温泉在藍田縣

界毛萇詩傳 涇渭 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 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 周氏曲成陽縣東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

一里漢有蘭池 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善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具事欲罷無令東伐廼使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鄠口為渠並比山東注洛概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稅畝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曰尾入揆陽注謂溉田四

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敬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也 翰曰 林茂有鄠 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善曰而漕水運也 都賦曰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竹木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鄠縣西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王莢出藍田 濟同

善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隩 區此西賓所 注

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 乎

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而 勁松影於歲寒貞臣 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

見於國危 入鄭都而抵 掌義栢友之忠 五臣作 紙

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 徒緇衣弊而改爲

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

徒緇衣弊而改爲 善曰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



日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酈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方弊子又改為方向日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避也鄭都今鄭縣也抵撫

沮與慈 衆淫嬖褻以縱慝得軍敗戲水之上身死

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滅為亡國善曰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

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為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率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率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率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豨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翰曰 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詭詐沮驚也

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

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

焚善曰漢書劉向上疏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

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實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 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 語曰行無禮必自不圖其功勞而已此報其勤

及此非其効歟善曰左傳君子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 濟曰語曰謂或有

此語也始皇無禮以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

載物善曰周易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用有親則可久有功用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 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



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  
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

聰明神武豁呼達大度而已也  
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寔天生德聰明

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大大  
乃實慎終追

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

遺而况於隣里乎而况於卿士乎  
善本無而况於卿士乎六字于

斯時也乃摹莫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

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鷄犬以善曰亂

放各識家而競入善曰論語慎終追遠左傳季孫

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輔舊事太

上皇不樂閑中田募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

立為新豐而京雜記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鷄

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交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

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

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袞因也渾胡本切

翰曰追舊謂造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

率士且如此而况卿士乎言皆備也向同善注籍舍

怒於鴻門沛跼五百本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

善本許陰授劍以約莊搯刃白刃以萬舞危冬

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

憤以卮酒咀慈彘肩以激揚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

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

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

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未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

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



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間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其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會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替命之臣靡不激揚也翰曰搆挺萬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力也 忽蛇變

而龍攄雄霸朝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

其何傷 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驟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銑曰言沛公忽蛇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卒也 嬰胃 古

組於軹 止 塗投素車而肉袒 善曰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

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濟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 嬰胃 古

名胃 繫也 踈飲餞於東都 五臣本作門 畏極位之盛滿 口

漢書曰踈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俱有後悔遂止踈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良同善注 金墉鬱其萬

雉峻嶮 餞峭以繩直 善曰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嶮謂棧嶮峻貌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 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嶮峭高峻也 戾飲馬之

陽橋踐宣平之清閼 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向同善注 都

中雜選 五臣本作 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 五臣本作 閼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

臨朝勛自疆而不息 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厘政也毛萇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聚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取也屬疲鈍岳於是孟秋爰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強不息耳即就也

謝五臣作孟春受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

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五臣本管庫叢

外藏於城隅者百不處一五臣本作一處善曰

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治蕩言今之寺署叢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曰

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諸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戶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叢聚兒也說

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為一處非也濟曰蕭條空曠兒散逸無人也叢芮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有

百處今纔存一處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五臣其處

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漢書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

翰同善注向曰夷漫滌蕩乎滅爾乃階長樂登未央

汎太液凌建章榮駁蘇合姿素而款駘徒盪臣

木作音蘭枌計詣而轢歷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揔稱紫宮其

中別名漢書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也沼太液池軒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

起宮必以大用勝馱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京賦注駮姿駘盪枌詣承光皆

臺名濟曰紫繞款至也良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驚必雉善雉豆於臺陂

狼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善曰鷺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  
憨害飛走如風之森微子麥秀歌黍苗由油翰曰  
言臺殿破池荒敗故鷺雉狐兔得居向曰皆謂耕  
田生黍苗離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茫茫

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五臣本作不懸  
善曰史游急就章日乘

風縣鐘華獨樂濟曰洪鐘大鐘  
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

狄遷於霸川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  
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

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  
狄良曰鞠草茂見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以

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  
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故云遷霸川

相善曰漢書蕭何沛人漢王  
蕭何沛人漢王

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  
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

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賁為左將軍匈奴  
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

廣龍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  
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  
出擊匈奴翰同善注衛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

望善曰漢書孫宝銜奉使臥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  
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

武北海上武持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  
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  
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向同善注教敷而彝倫

叙五臣本兵舉而皇威暢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  
也尚書曰彝倫攸叙濟曰

敷布彝常也此以豐於前文言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臨  
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臨

危而智五臣本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善曰史記縲  
賢曰臣舍人

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吳子  
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弃命也史記曰

魯連好持高節良曰臨危謂張騫  
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也

暨乎稔丁侯之忠



孝淳深

善曰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奔何

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内戶下何羅褻日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錄是著忠孝節封為侯侯銑曰金日磾以馬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

之優遊宴喜

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大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答賈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具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翰同

長卿淵雲之文字長政駿之史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

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謫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士畧

字子雲皆工為文餘同善注

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

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捕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袍鼓稀鳴

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鯁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

友錄此天下稱之也 濟同善注 汲長孺之正直鄭

當時之推士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

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 良同善注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

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

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出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註承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銑同善注 飛



翠綏而惟拖善本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善本

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向曰綏玉皆朝

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善本

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憲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

澱也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碾自夷狄被或從容傳附

會主表知裏善本或有大才而無貴仕善本或著顯績而與女特戮

子見表未見其裏濟曰謂陸賈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

皆謂廣漢之屬良曰或有大才而無貴仕善本或著顯績而與女特戮

也善本皆揚清風於上列善本垂令聞而不已想

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本清風毛詩曰令問令望

右傳穆羸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善本王鳳與元

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

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

事事無小大因顯曰決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

後漢書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翰曰王音而死

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無才字

難不其然乎善本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張湛列子注曰

隸猶群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呂氏春秋注齒列也論語

才難不其然乎濟曰音鳳之流其先之曰曾不得望漸

臺而扼腕流巨猾而餘怒善本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



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 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

言東京賦 巨猾聞置漢書音義 懸首於木上曰梟 良

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 揖不疑於北闕軌

而梟首故岳望之扼腕而怒 善曰漢書曰馬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

樗里於武庫 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

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約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 樗

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歲常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具長樂宮在其東 酒池鑿

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宜其墓 善曰漢書賈氏國語注 武帝設酒池

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 肉林賈氏國語注 鑿祭也

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

山林晏子春秋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

而終身不寤 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亡 曲陽僭於

國漢武帝復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 善曰漢書 起七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 善曰漢書 起七 山漸臺洞門高廓

百仙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

漸臺象面白虎毛詩序 游蕩無度 向曰白虎殿名曲陽

侯王根僭造弟以 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

象之是無法度 善曰家語 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

始必有終矣孝子 長生久視之道 武雄

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善曰班固漢書賈 如武帝有雄才大畧

漢書 言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 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

畫天地赤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樂成侯登上

書言采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

致少拜大為五利將軍 良曰帝 侔造化以制作窮山

耽溺之其雄才大畧亦何在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

海之奧秘 善曰淮南子 大文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

夫無為與造化逍遙 浪而失水曝 善本 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

擢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 善曰薛綜曰海若海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神楚詞 令海若舞



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 島海中洲也莊子 吞舟之魚傷而失水異物志 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薛綜曰干犯也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故云 致叩齒 雙墜 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

矩 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 五臣作從 逸遊於角

觥 邱 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 五臣作人 之減半勒

東岳以虛美 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 孝武之時威綽綽

戲文類曰秦名此樂為角觥兩兩相富角力枝藝射御故名角觥 班固漢書贊 孝武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

義曰甲乙帳名 漢書贊 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更上壽盛稱虛美

良同 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 善曰尚書大傳 三王之統

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銑曰賜盡 較角 固朝之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窮時

煥炳次後庭之倚靡 善曰言先明固朝次至後庭也廣雅 較明也周禮 面朝後市子

虛賦 飛轂垂鬚扶輿倚靡較音校 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倚靡可述也煥炳

明貌猗 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葦之明智 善曰漢書曰 孝元馮昭儀

靡美兒 上幸虎圈闖獸能伏罔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

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未主乃有嬖女今行欲同輦得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翰同善注 衛

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 力智反 善曰漢書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

武故事 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 鬢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 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事由體

輕而封皇后也左 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人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黑光可以鑒人

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 善曰以奇見幸故曰 聲流因廢自裁故曰

卷下 二十七



禍後銑曰声流謂馮班二姨好津便門以右轉究吾

之盛德禍修謂衛趙二后之疾惡

境之所暨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

安界究盡掩細柳而撫劔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

而善本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利

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善曰方言曰掩止也

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礼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

棘門河内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有馳入而

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

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礼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

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傳子朱怒撫劔從之六韜

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

為殺薛綜面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刘歆

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晶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中也左氏

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颺又說文曰擯拜舉手下也漢書曰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敖也良曰軍法既

受命而忘其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謂能索杜郵其焉

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擅揖也

在云孝里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長武安以興

悼爭伐趙以狗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

不五臣本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

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五臣疾作何而不

有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二秦

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憫猶罔罔失

忘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起者郢人也善

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

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却鞮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却鞮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孫子曰夫未  
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尚書曰率領眾感出失言也何休  
公羊注曰劊割也孫卿子曰主閭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西  
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  
名岳求索此地已改名孝里故云前號惆失意之貌矢直也  
言昭王拒行有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閭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  
窺秦墟於渭城冀  
闕緬其五臣本堙一作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岐波岷  
大河切善以隱嶙力忍反善曰聲類曰墟故所居也  
本作岷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  
盡貌也亡衍切岷嶙嶙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岷岷之  
長坂隱嶙絕起貌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闕秦闕名緬微  
堙滅也岷岷隱嶙嶙嶙  
平之貌陛殿階也想趙使之抱壁瀏力覲楹以  
愴憤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也  
俱碎於柱矣相如其璧說柱欲以擊秦王乃辭謝洩

目清貌也銑曰洩怒目怒貌抗憤猶發憤楹柱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  
自引善曰史記荆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窮首見因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其首搯秦王筑聲厲而高奮狙  
不中堪下鳩切濟同善注

預潛鈇以脫臏頰忍切善曰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  
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  
近之高漸離乃以鈇置筑中舉筑朴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  
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蒼頡篇狙伺候  
也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三蒼解詁臏

膝蓋矐音各一音格向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  
可愍五臣本作愍善曰尚書伊尹曰天位罔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  
志荀悅漢紀論周勃狼狽失據愧然囚執狽音簡良人

以自輔謂期忠而執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



於朔邊

善曰史記

商君者衛之諸侯薛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在灰於道者

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

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

矯稱詐以為是

銑曰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執作苛法弃灰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捐弃也

儒林填

於坑穽

性慈

詩書煬而為煙

善曰史記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

雜燒之郭璞方言注

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

濟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

國滅亡以斷

後身刑轅

患

以啓先

五臣本

商法焉得

以宿黃

犬何可復牽

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駭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

注曰車裂曰轅史記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願

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轅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

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

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

善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群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假

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

善曰春秋元氣苞曰赤受命特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諛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

兵在頸而

顧問何

五臣本

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三世誅及其身與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

文選十

三

三



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

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紆五臣本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

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 果能也

注 紆除也漢 徐樂上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

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

達國語注 振救也漢書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降軛道傍 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

嬰立乃手殺高以紆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

如土崩雖計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軛道傍 蕭收

圖以相剗料 險易與五臣本 衆寡善曰說文

子日地者近遠險易又日識衆寡之用者勝 良日沛

入咸與蕭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

少地形險易何由

是為漢相 羽天與而弗五臣本 取冠沐猴而

縱火善曰史記 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

銑日項羽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日人

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彌猴也此所謂天與不取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五

木無也字 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竟若九地之下重天

之顛淮南子曰大道舍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日三光日月

星也 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 向日上貫 感市問

三光謂高祖下及九泉謂項羽豈可相喻也

之敢阻井歎尸韓之舊處蒸善本 屬號而守闕

人百身以納贖時喻反 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訐居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温思

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



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善說文曰蕞麻蒸也然蕞井即渭城膏蒸之市延壽被誅丞

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諛毛詩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

文許面相斥罪左傳穆叔齊人釋憾於弊色之地又

魏擘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開物成務莊子襄公之

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大傅

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十餘萬御史問事東

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

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

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蕞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岳言延

壽惠愛在人能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

望之將案驗延壽郡吉止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

延壽雖有專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志私安

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才成國造

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

到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

羣善湊而必舉

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尤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

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諭曰英雄

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

舉也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存威格乎天

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

區亡墳掘勿而莫禦臨掩坎而累抃步毀垣以

延佇

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

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亂注曰

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

德至于天地崩亡則墳隤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

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越

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

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

聲之貌也實靜也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

無以衷

弔爰絲之正義

五臣本作議伏梁劍於東郭

善曰



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善注向同訊景皇於陽丘奚五臣本作爰信譖五臣本而

矜諛墮五臣本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五臣本

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五臣本無

討茲沮善而勸惡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

譎也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

大戮內朴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又曰晁錯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

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計謂不

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

谷求曰劇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銑曰陽丘景帝陵

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皇太子引博

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

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

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譖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譖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德盎

之譖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者勸天

下為惡者此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善曰漢

誠可恨之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闞尹之咎穢

我明德章昭曰咎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咎毀也何休

公羊傳注曰貶損也濟曰奄尹弘恭褒夫君之善行

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廢園邑以崇儉善曰褒猶替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

置縣邑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者皆廢之獨此可褒耳夫君即元帝過延門而責

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

鞠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

鞠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

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

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



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漸貽漢宗

以傾覆善曰小雅曰徂怙也潘巽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官史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曰相曰傾覆我國家向曰怙縱也舅氏篡弒之漸自刺哀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

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

終古而不刊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太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芳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統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也與賢群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

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繫歿厥父之篡逆蒙

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燭五臣本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濟曰職

之南垂善曰蒲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良曰橫橋橋名

驚橫橋而旋軫歷敝五臣本

步之屈求奇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

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

義兵紛以交馳宗桃吐汗鳥而為沼豈斯宇之

獨隳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旋軾還車也樊邑岳自謂長安也南華南界也

門礪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

郎之屈求奇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

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

義兵紛以交馳宗桃吐汗鳥而為沼豈斯宇之

獨隳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

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太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芳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統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也與賢群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也



記由余日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備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桃又郊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屠焉汗與夸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礧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猶不可况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屠焉言秦宗廟尚汚為沼况是宮能不隳壞乎

偽新之九廟誇善本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

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

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比敗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項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

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群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反能誦

策文除以為郎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也翰同善注

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善曰漢書曰王莽立樂緇徵天下通一藝皆詩

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孝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替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秦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曰莽誦六藝

以飾奸詐秦焚詩書而取宗孝宜於樂遊紹衰緒以

中興善曰宣紀替曰可謂中興佯德殷宗周宣矣良曰宣帝廟曰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

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

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善曰漢書孝武

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

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閑中記

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于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壙也詢



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古夢毛長詩傳曰隱痛也  
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  
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名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齊  
曰宣帝庚太子孫生數月而孤幽之園固其色養之心不軒  
故於叙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  
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于人樂于人邑名起於此矣王母即  
宣帝母庚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  
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宣帝名憑

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與門

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開襟平清暑之館遊目乎五祚之宮善曰曹植開居賦曰愬寒

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嶷甘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遊日漢書曰盤屋有五祚宮也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善曰漢書武紀曰穿

滿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銚曰乃有昆明池平其

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漾彌漫浩如何漢善曰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蜀都賦曰流汗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清澗

洋洋滇澗淋漓又曰泓澄大淵溱溱溶溶沆漭南都賦曰布獲漫汗滂沱洋溢向曰言廣大也日月麗

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暘谷夕類虞淵善曰

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范滂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詞曰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曰所入也淮南子

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銚曰麗著昔豫章之名字披

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五臣本牛

女以雙峙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

渚楚詞曰臨沅湘之玄淵善曰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

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



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五臣本觀

今數仞之餘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

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也至王莽之敗凡

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濟曰其謀欲使萬

代不毀而纒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

壞只有數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胡隨流

澹徒澹感澆 澗仕澗 驚波唳所味 陵五臣本

茨渠儼反 善曰蜀都賦曰其中則有振鷺鷓鴣毛詩曰振

鷺于飛爾雅曰舒鳧鷺毛長詩傳曰鳧求鳥又曰大白鴻

小曰鴈周易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羽融頡頏毛長詩傳曰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南都賦曰嚶嚶和鳴澹澹隨波上

林賦曰澗澗膏墜字林曰澗澗小水声也西京賦曰散似驚

波上林賦曰唳唳青涼薛綜東京賦注曰茨茨也茨鷓鴣頭也

良曰振鷺鳧鴻皆鳥名漸進也 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

鳥聲澹澹浮貌 翰曰澗澗出沒貌唳唳鳥食貌羨茨草名

華蓮爛於涼五臣本 沼青蕃頡 蔚乎翠斂善曰

世茂也激波際也力奄切 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

荒服志勤善本 遠以極武良無要五臣本 於後

福善曰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畧以極武功良無要

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

遂仍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畧鍾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

要邀也

而菜蔬毛

實水物惟錯乃有瞻乎原

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物惟錯字書曰瞻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

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生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翰曰此中

物產豐乎原陸先時毀之今更復也 凡厥寮司

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楫接 權五臣本 妝畧

課獲引繳勺 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

善曰論語

善曰西都廣曰華

實之毛尚書曰海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率所致多少也銑曰百寮主司能使人家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之婚姻以時愁人亦為樂也徒

觀其鼓柷五臣作施徒可切廻輪灑釣五臣本作鈎投罔五臣本作網

垂餌出入挺叉初加切五臣作叉來往善曰言欲廻輪必先鼓柷也郭璞方言曰

今江東人呼柷為軸舊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縶也輪或為縶毛長詩傳曰縶縶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叉取魚也西

京賦曰叉簇之所攬搦濟曰施船織經連白鳴根郎尾輪鈎鈎鈎魚餌以可以刺魚

厲響貫鯁丁尾掣折三牽兩善曰織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

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若知舟罟猶繫也書曰

於是弛青鯁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釣兩度得魚

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善曰杜預左氏注曰鮪鯉也鮪鯉二魚名也孔安國論語

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鈎羅屬著網鉅鈎也說文黏相著也女廉切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

曰網鉅鈎鈎也微網也有華魴躍鱗素鯁揚鬢善曰在鈎及著網者皆解取也

西京賦注曰鬢脊也濟曰魴鱗皆魚名雍五臣本作雍人縷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鬢言魚尚生

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善曰周禮內饗中士鄭

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毛詩執其釜刀良曰饗人

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釜刀上鈐刀若飛謂疾也應刀刃而落於俎器

中霍霍罪罪細淨貌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音喻

去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喻迴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善曰傳毅七激膾其鯁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

為鮮薛君韓詩章句載設也詩傳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以御賓客左傳梗陽有獄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闔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辭梗人賂廣雅 恬泊靜也老子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朴 翰曰紅鮮鱸之色載成遲待也言鱸初成實  
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  
小人之腹為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善曰言將還  
君子之慮也 茵車中蓐也毛詩 文茵暢轂楚辭 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銑曰整衣冠將還也 徘徊鄂鎬

五臣本作 如渴如飢心翹慙 五臣 以仰止不加敬  
而自祇 善曰鄂鄙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  
賢企仰也毛詩 高山仰止禮記 宗廟之中未  
施敬而人敬 良曰鄂鄙水名如渴如飢者 豈三聖之  
思賢人而仰止之雖無所加敬常自祇懼也

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善曰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  
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 吾不復夢見周  
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 吾不復夢見周  
公尚書 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曰召公奭太  
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廣雅 希庶也 向曰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亂

或希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鄂及鄙 五臣本作  
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 惟鄙及鄂  
其一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鄂又  
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末世延祚  
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  
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 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  
不日而成鄂鄙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  
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下 未惟此邦云誰之識  
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以借 子父訓秦  
汰而著色耕讓畔以間 閑 田沾 五臣本 姬化而生  
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 銳愧而訟息 善曰言誰之  
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畧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也  
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

文選十

三十九

三十九



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前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但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銑曰此邦之風雖不畧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鋤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諂詐也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退為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情

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

遷下猶善本無鈞善本之埏埴音植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五方雜會風流溷良注同

溷胡交淆善本情農好利不昏善本作勞密邇儉險狃

允戎馬生郊善曰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

尚書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儉狃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向曰五方所奏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盡作勞溷亂昏疆也而制者

必割實存操平刀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

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制割惟意所擬而成言雖溷淆戎馬之地而化猶上也人

之升降隨善本政隆替鐵杖五臣本信則莫不

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銑曰言為政猶人但仗信義雖不盡其情自絕營欲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並作弗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力結反善曰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不信無欲之



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  
字非也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之心庶幾免于  
罪戾也如其禮樂以俟來哲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記  
來哲以通情向曰至如禮樂化  
人非我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 遊覽

登樓賦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善曰魏志曰王燦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燦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

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良曰魏志王粲山陽

高平人少而聰惠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卓作亂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

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述其進退危懼之情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

五臣本作假

日以銷憂

善曰馮衍



顯志賦 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 孫子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賈逵國語注暇閑也暇或為假 楚辭

遷遂次而勿驅聊假日以銷時 邊讓章華臺賦冀弥日以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假古雅切 翰曰時天

下喪亂逼迫無暇故假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借此日登樓而四望 善曰西

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 善曰西

雖斯宇之既坦 李尤高安館銘增臺顯敞禁室靜幽 蒼頡篇敞高顯也 爾雅仇匹也挾猶帶也 山海經荆山漳

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 漢地理志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睢與沮同 濟曰斯宇則此樓也敞高仇匹

也謂明高以匹也漳沮水名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阜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陸道也 孟康漢

書注沃灌漑也 爾雅弥終也謂終極也 盛弘之荆州記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 爾

雅郊外曰牧 荆州圖記富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 銑曰沃美弥連也陶卿名郊外曰牧昭

丘楚昭王墓 華實蔽野黍稷盈疇維信美而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 善曰春秋文選荆 春致其時華實乃

左一井為疇 楚辭維信美而無禮 北征賦曾不得乎少留 賈逵國語

賞然非吾鄉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 何足停留 向曰言此雖高明寡匹川原可

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善曰紛濁喻代乱也 楚辭及精粹而吐

紛濁 迄至也 尚書傳十二年曰紀 豈不懷歸 懷思 也 杜預左傳注任當也 翰曰踰過也十二年曰紀迄

至孰誰也自遇世亂遷逝居此已過一紀至今也眷眷懷歸 之情誰堪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

此憂思 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善曰言感北風逾增鄉

思也 小雅馮依也 漢書天子自軒檻上積銅丸韋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

風賦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 楚辭目極千里



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 爾雅山小而高曰岑

濟曰軒檻樓之欄也荆州在帝鄉南故向北開襟思故國

之風而極目遠望為 路透迤而脩廻今川既漾而齊

荆山所蔽終不復見 善曰透迤長貌 爾雅廻遠也 韓詩江之漾矣不可

深 方思薛君曰漾長也 詩齊有深步 爾雅濟渡

也漾以上切 翰曰透迤長貌脩長迴遠也漾大水 悲舊

也言歸路長遠川大濟深以喻時之險難莫能遂濟 鄉之壅 五臣本

隔方涕橫墜而弗禁 平昔尼父

之在陳方有歸歟之歎音 善曰楚辭 忽臨睨夫舊

泣之橫集 左傳孔丘卒公誄之曰尼父無自律論語子

在陳曰歸歟歸歟 向曰謂喪亂擁隔也悲涕流下而不禁

哀也孔子在陳絕 鍾儀幽而楚奏方莊為昔顯而

根歎曰歸歟歸歟 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善曰左氏

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

賦是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

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史記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

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

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

越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

聲者哉窮謂鍾儀達謂莊舄 論語小人懷土孔安國曰

懷思也 呂氏春秋道德於此窮達一也 翰曰楚人鍾儀

為晉所縶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遂釋之莊舄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

富貴矣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乃為越吟言思歸者人情所

同豈窮達之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 五臣本

際而有殊 未極莫王道之一平方假高衢而騁力 善曰尚書

邁若弗云來 左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杜預曰逸詩也 雅極至也 賈逵國語注觀望也真

與覲同 尚書王道正有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

道也 薛君韓詩章句騁馳也 銑曰黃河清則聖人出察

若天下反乱故云日月逾邁河清未極期也 懼匏瓜

內清平假借帝王之高道馳騁才力以為輔弼

文選十一



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善曰論語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

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蔓往仕而得祿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

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

曰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井渫者井不停汚不為人食蓋喻

修身全繫畏時君之不用

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往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

善曰毛詩門之下可以棲

遲楚辭步徙倚而遙思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慘慘與騷古字通楚辭往顧南行王逸曰往猶遠也者相命也向曰棲遲猶優遊也言於樓上行步優遊

徒倚立白日將沒風聲並起慘慘宜色言鳥獸之類尚求羣萃翼將歸故所而我獨此羈寓

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

怛而憺七惻

善曰原野闌無農人但有征夫而已周

詩駢賦征夫廣雅感也也音刀勞心怛怛猶切怛也

故原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昔

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

側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除樓階也

言參分也韓子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

詩耿耿不寐易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盤桓不進也

既夕將履飛道而下弥增憤氣滿於胸臆也參及也盤桓反側皆不安貌謂夜及

遊天台山賦

并序善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劍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稍遷散騎常



侍領音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 翰曰孫綽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住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榮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声也此山在會稽東南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

善曰廣雅 秀異也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爾雅高平曰陸 謝靈運山居賦注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豁 名山畧記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 向曰方丈蓬萊四明並山名玄遠也言此山玄遠 聖神仙之所遊居變化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

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

迴 善曰 詩曰嵩高維岳峻極于天 東京賦備致嘉祥卑蒼曰瑰章珍琦也 爾雅大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衡山為南岳常山為北岳嵩山為中岳常典五經之流也冥奧者冥冥深奧也 幽迴遐遠也 良曰環富謂珍美之寶異之物多也 所以不次五岳之數不載祭祀之常典者蓋以深奧幽遠道路所不致 或倒景於重

溟或匿峰於千嶺 善曰重溟謂海也 山臨水而影倒故曰倒景 謝曰景影重深溟海匿藏也 直上孤立曰峯 平高而長曰嶺 言此山俯以臨深溟山影倒在水中其峻峯遠在嶺後故為千嶺所蔽 始

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 善曰 魑山神魅怪物 莊子其道幽遠而無入 銑曰始初卒終塗道也 魑魅山鬼謂初經魅之道終至無人之處言深遠 舉世罕

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絕 善曰劉北穀梁注 峯盡也 楚辭峯世皆然將誰告 尚書傳精意以享謂之禋 廣雅絕滅也 廣雅標書也 奇絕即內經山記 向曰禹

精即常典也 廣雅標書也 奇絕即內經山記 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 內經山記所說

向曰禹

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 內經山記所說



剡東南有天台山 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

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 能輕舉而宅之

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

善曰列仙傳 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國尚書口傳

曰米食曰粒音立 列仙傳讚吞水瀨茹芝莖斷食休根以

除散氣 廣雅茹食也 齊曰粒谷茹食也芝草食之可仙者

而慕之故云豈虛也哉言實美也其幽搜求篤厚也言非脫

遺世事耽翫高道絕谷食芝者何能居之 余所以馳神

非遠託幽求厚信通神安肯遠思之 運思晝誅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

老聃謂崔暉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王弼周

易注 昔辭也 翰曰宵夜與起也 綽志好此山書

夜不捨故云晝誅夜起低首仰首之 方解纓絡未託茲

問忽如再登於此山也俛低首也

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善曰方猶將也纓

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歸田賦曰

揮翰墨以奮藻 良曰解脫也纓絡繁纏也奮發藻文也言

將脫去俗理之繁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 太虛遼廓而無闕

代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 瀆結而為山阜

善曰太虛天也自然道也無闕謂無名 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

而生萬物 管子虛而無形謂之道 鵬賦寥廓忽荒

老子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妙有者

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之以生

則非無故謂之有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 阮籍通老

子論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翰曰太虛混氣也遼廓廣遠也妙



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秀以曜峰託靈越

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

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善曰 廣雅挺出也 魯

持者也天台越境故云牛宿 漢書越地斗牛之分野結

猶固也 南都賦結根踈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 劉歆周

易義亦廣也 配猶對也 左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岳之後

也山岳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岳故曰唐典

向曰挺拔也言奇狀者秀異不羣也寔實也實如神明之所

扶持也牛星越分野言此星蔭覆以曜其峰託根於此地謂

靈越者言山海靈異所出也 彌過也言峻極過於華岱二山

直指而上復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岳以配天此山神

秀亦可應也 詩高高推 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

岳峻極于今今此山齊也 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

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善曰 王

貌遠也絕遠也 魯靈光殿賦寔室嫵娟以窈窕洞房時

而幽邃王逸曰遠深也近智猶小智也 爾雅之往也言

智守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莫之能曉也曉也方言

曉知 翰曰遠遠也窈窕深極見近小之往也邈彼者

言此山遠也絕域者謂其遠絕人跡也幽邃深極則小智之

人但以守其俗見而不往也往者以路徑險絕莫能通曉

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善曰言淺近小智同

整翻思矯也 論語注 晒笑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

夏虫不可以語於冰者為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

時也方方言矯飛也 銑曰矯卒也夏虫不知冬有寒水亦

猶小智不識高道故笑之乃思欲整輕翻而高率以遊於中

也翻鳥羽也神仙皆乘 理無隱而不彰啓二竒以示

駕鳥行故曰輕翻也 理無隱而不彰啓二竒以示

北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善曰劉向

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竒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

注曰北形也 支遁天台銘序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

徑 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雷千仞

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 天台山圖赤城山天台之

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峰水從南石懸注望之如曳布

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 戰國策率標其標卑遙切界道謂

一 文選上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為道疆界也 法華經黃金為繩以界八道 翰曰志所

專至無隱不明無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起而立標

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不過於石梁 觀靈驗而

之上故云界道二奇則赤城瀑布也光跡也 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

福庭 善曰楚辭 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

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

人之國不死之民 濟曰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忽行也

仍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之度謂求

仙之 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

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

淮南子掘崑崙輪囷以下地中有層

城九重 老子域中有四大 漢書音義暢通也 老

子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良曰層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居

也言此山既可攀陟亦何羨於崑崙山將釋 被毛褐之

捨俗中常情所恋通暢我超縱自然之道 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嶒之

崢嶸濟槽 由 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 善曰七路

相未暇此服也金策乃錫杖也鈴鈴策聲 淮南子注

叢木曰榛 孫子草樹蒙龍 文字集畧崑崙崖也 字林崢

嶸山高貌 顧愷之啓蒙記注 天台山次經油溪 謝灵

運山居賦凌石橋之葇苒越槽溪之縈紆注曰所居住來要

經石橋過槽溪人迹不復過此槽字鉅殊並酉留切落邪行

也五界五縣之界也 孔靈符會稽記此山舊名五縣之餘

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 服虔漢書注鄞音銀 向日

被服也毛褐羽衣也金策錫杖並仙人所服用也森森衣兒

鈴鈴策聲也落經也荒榛深林也峭嶒高峰也蒙龍林密兒

崢嶸峰高貌迅疾也槽溪溪名至深險阻也五界峻道名言

齊此險阻 絳峻 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

道而疾行 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

葛藟之飛莖雖一月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 善

穹隆長曲貌 西京賦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 顧愷之啓

蒙記注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石步步至滑下臨絕



冥之澗磴丁鄧切冥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

之上石壁之名 異苑天台山台有莓苔之險 孔靈符

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

逕繞容數人 仲長子昌言斧帳翠屏之不坐莓音梅

顧愷之啓蒙濟濟石橋者搏岩壁援女蘿葛藟之莖

詩南有樛木葛藟纍纍之 木下曲曰樛居虬切藟力思切

爾雅文蘿兔絲 國語注援引也漢爰盎諫上曰臣

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老子長生久視之道東東方朔十

洲記挂英流丹服之長生 翰曰懸磴石橋也絕冥深澗也

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

甚滑也有石屏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

行又把攬樛木之莖攀援葛藟之莖然得進度雖一月垂堂

之險乃可求保神仙之道樛木長木 必契誠於幽昧履

也蘿附木而生有蔓者葛藟葛藟也 善曰幽昧謂道也 鍾會

重險而逾平 善曰幽昧謂道也 鍾會 鍾會 鍾會 鍾會

信不欺於幽昧神明之道則雖 向口契結逾甚也言結誠

足履此險而甚於平道之易 既克濟 五臣本 於九折

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

善曰言其道嶮曲折有九也 杜篤首陽山賦九折萎罪而

多限 韓詩道威夷者也 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

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 說

文寥虛空 詩傳朗明也 列子子華之容緩步閑視

尚書從容以和 濟曰威夷長貌脩長也寥朗從容寬曠

閑樂兒言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濟之則長路威夷而通恣心

目任緩步自覓 寬曠閑樂也 藉夜 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

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嗷嗷過靈溪而一濯

疏 五臣 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

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一老之玄蹤 善曰以草薦

楚辭春草生兮萋萋 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卉木蒙

蒙裔裔飛兒 爾雅嗷嗷和也謂聲之和也靈溪溪名

廣雅濯洗也 賈逵國語注疏除也因一濯而假言也六

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遺而未能盡故曰遺 中論六

塵色声香味觸法 淮南子注旋流深淵也身意皆爭

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已善行故曰遊 大智度

文選十一 九



論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 禮記昭然發蒙五蓋或

為神表義義農伏義神農也 廣雅軌跡也 躡履也二老

老子老萊子也 史記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

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闕闕令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

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

篇言道家之用脩德而養壽也 劉向別錄老萊子古之壽

者 濟曰藉鋪纖細蕩洗軌迹玄大也萋萋草美兒落落落

高貌裔裔鷲飛貌噫噫和鳴也此山有靈溪之水疎條煥俗

之想旋流深淵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声香味觸

法五蓋貪慾瞋恚睡眠調戲旋悔皆先蕩於深淵啓發於天

中盡已除矣義農二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善曰毛詩曰

老皆有高道欲追之 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 爾雅

蕘曰陟降上下 十洲記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

迄至也 翰曰迄至也甫宿為信言 雙闕雲竦以夾路

數萬人 上下兩宿至于仙都也都猶聚也 玲瓏於林間玉

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 善曰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列雙

堂陰映於高隅 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宮

畢具 十洲記承淵山金室王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面王

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 晉灼漢書注玲瓏明見兒

翰曰闕樓也竦立也雙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高臺在於天

半若懸之在空而居也王堂深邃故云陰映高謂在山之高

處東南 彤雲斐亶以翼檣暎日炯晃於綺䟽 善

曰隅 斐亶文貌亶亡匪切翼猶承也檣惚間子也 毛詩有如暎

日暎公鳥切炯晃光明也 李充東觀銘房闥內布綺䟽外

陳 薛綜西京賦注疎刻穿之也然刻為綺文謂之綺疎

向曰彤雲彩雲也斐亶文色兒翼扶也檣鉤欄也炯晃光

明兒綺䟽窓也彩雲若扶 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

於鉤欄暎日光明於綺窓 秀而晨敷蕙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滃溜於陰渠

善曰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黃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

大也賁隅音番禺 神農本草經桂葉冬夏常青不枯 又

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王芝黑芝一名玄

芝紫芝一名木芝 馮衍顯志賦食五芝之茂英 邊讓章

華臺賦惠風春施佇猶積也佇與寧同 詩傳山南曰

陽 鄭玄周禮注陽林生於山南 史記崑崙山上有醴泉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 銑曰八桂  
八樹挂叢主也森然 生交霜不凋芝草藥也五者黃黃赤  
白黑皆含秀吐榮而布於晨朝惠和佇起 建木減景於  
芳春也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故香

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 善曰淮南子 建木在廣都  
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山海經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  
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王樹珎琪樹璀璨垂珠見珎  
羽俱切唯七罪切 濟曰景影也建木名天地所從上下  
處此木日中無影故云減景也千尋言木高也八尺曰尋琪  
樹玉樹璀璨光色也

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善曰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  
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 詩傳控引也史記  
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冲天 百法論并及八墮應真僧  
然應真謂羅漢也 大智度論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兩錫  
杖經傳佛像 翰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之人執錫杖而  
行於虛空 騁神變五臣作響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

言象仙既登正道故能騁其神變出於無有而入無為也  
淮南子出於無有入於無為 向曰揮霍變易見言馳騁神  
思有苦執響而遊吉疾也變易不常出 於是遊覽既周  
有為之地或入無為之境言自然

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 善曰 楚辭注閑  
靜也 莊子黃帝  
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故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  
者而已 郭璞曰馬以過分為害 崑田賦與世事乎長辭  
翰曰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為  
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馬今嗜  
欲已除亦猶害馬去羣矣捐棄也 投刃皆虛日牛無全

凝思幽巖朗詠長川 善曰莊子 庖丁為文惠君屠牛  
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廣雅疑止也明猶  
清徹 翰曰庖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  
骨節但以神為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無  
所凝思亦如此也朗高也凝  
思坐於幽巖高誅臨於長川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

文選十一



**褰** 善曰楚辭 吾令羲和弭節兮 王逸曰羲和日御也 午氣也 褰收也 言海氣蔽日至 良曰亭至也 遊氣海

**法鼓琅以振響** 衆香馥 善曰法華經 擊大法鼓 燒衆名香 琅聲也 馥香氣積也 肆覲

**以揚煙** 善曰法華經 擊大法鼓 燒衆名香 琅聲也 馥香氣積也 肆覲

**天宗爰集通仙** 善曰天尊謂老君也 通仙謂衆仙也 其

**挹以玄王之膏** 善曰法華經 擊大法鼓 燒衆名香 琅聲也 馥香氣積也 肆覲

**漱以華池之泉** 善曰法華經 擊大法鼓 燒衆名香 琅聲也 馥香氣積也 肆覲

**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 善曰象外謂道也 周易

**悟遣有** 善曰象外謂道也 周易

**之說也** 維摩經 得無生法 忍此則無生之篇

**忍侯牛矩切** 銑曰道經云大象無形此無象外

**之說也** 維摩經 得無生法 忍此則無生之篇

**之不盡覺涉無之有** 善曰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

**而不盡覺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有也說文**

**於無足以為道矣及此乃悟用智道有終無盡理以心涉無**

**昔之非今** 善曰言有

**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 善曰言有

**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非色非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

**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 王弼老子注凡有皆始於

**為功將欲寐無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 王弼曰

**者泯然如一忽自遣** 善曰言有

**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善曰言有

**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 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 卻敬輿與謝慶緒書論二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 識空及觀亦為三幡 翰曰二名謂有無也此兩者同出於心而異其名今若釋去其有以從其無固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希無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也幡則成三無則歸一消 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 善曰夫其一道何遠也 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 莊子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 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銑 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善曰妙語玄宗則蕩然都遣不知已之是已不見物之為然 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 孝經鉤命珠地舒舒形萬象咸載其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 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 翰曰冥猶大也此緼慕道之琛

所以此賦多述玄妙之理以託焉兀無營貌言無營於心同乎自然之道

### 蕪城賦

四言 善曰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皆都焉

### 鮑明遠

善曰沈約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荆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瑱敗為亂兵所殺 翰曰沈約宋書 鮑昭東海人也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荆州明遠為其下參軍隨至廣陵子瑱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瑱事同於濞遂感為此賦以諷之

灞 彈 進 爾 以 平原南馳蒼梧張 張 海北走 去 紫塞



**鴈門** 善曰瀾相連漸平之貌 唐雅也斜也平原即慶陵

承後漢書陳茂常渡張海 漢書注走趨也 崔豹古

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有鴈

門郡 翰曰瀾也相連貌蒼梧地 善本作弛 以漕渠軸

名張海海名紫塞鴈門皆塞名 施 施徒可切

**以崑崗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 善曰廣雅

漕渠邪溝也 左傳吳城邪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

說文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平也類車

軸之持輪 河圖括地象崑崗之山橫為地軸施或為陸軸

或為袖南臨二江曰重帶江南曰復 蒼頡篇隩藏也 洛

陽記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 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

莊 濟曰施舟且也引水轉穀曰漕軸車也崑原岡也言舟

浮於漕渠車行海原岡輿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 當

曰重江複關道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

**昔全盛之時車挂轄** 衛 人駕肩塵閑撲 地歌

**吹沸天** 善曰全盛謂漢時 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

塗車轂擊人肩摩 說文轄車軸端 左氏

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 周禮注 塵民居區域之稱說

文 閑問也 方言撲蓋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

銑曰全盛之時謂吳王濞時轄車軸也駕猶倚也言車

軸相挂人有相倚也塵里也閑里門言閑里之門偏地歌吹

喧沸 天也 **孳** 滋 貨鹽田 鏗利銅山 才力雄富士馬精

妍 善曰聲類 孳蕃也孳滋古字通 海賦陸死鹽田 蒼

妍 類聲篇鏗削平初產切 史記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

鑄錢莫海亦為監 班固傳替材力有餘士馬強盛 向日孳滋

漢書 王亢說隗囂曰今天木完富士馬最強 向日孳滋

削也此邑人滋貨在於煮海為鹽削銅鑄錢勇才壯 故

力以競雄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精華妍麗以為常也

**能修秦法佚周令 劃崇墉剗濬血圖脩世以休**

**命** 善曰聲類 太侈字也軼過也佚與軼通 西都賦覽秦

制跨周法 字林注刀曰劃剗謂除消其土 周易剗

木為舟 薛綜西京賦注墉謂城血池也 左傳比宮文子

曰其有國家令問長世 尚書佚天休命 春秋元命苞命

者天之命 良曰佚過劃開墉城剗鑿圖謀脩長休美也

言奢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美



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格高

五嶽表茂廣三墳萃若斷岍蠢六似長雲製

礎石以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宿之固護將

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五臣

而豆分善曰郭璞曰三峯解詁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

氏傳注堞女堞也殿盛也淮南子大構架與宮室鷄棲

井幹許慎曰屋構飾也郭璞上林賦注櫓望樓也蒼

頽篇格量度也爾雅大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

嶽常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南北曰表三墳未詳或曰毛詩

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濱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蓋三

墳高峻壘齊平也三輔黃圖阿房宮以礎石為門懷刃

者出之廣雅衝突也字書糊紘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

頽赤也七啓曰耀飛文說文曰為外閉之閑也凡文士之言

基尚况論城闕猶車補軫舟謂之曠耳非獨指尚也固護言

牢固也王逸廣陵郡圖經郡城吳王濞所築然自漢迄于

晉未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漢書賈誼疏高帝瓜

分天下王功臣翰曰板築築城也一雉長三丈堞城上

短牆也井幹樓也櫓却敵也格度也表周迴也言格高於

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見列國之製亦無

此者崑崙高兒壽且也礎石有鐵故以為門有懷刃者則有之

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粘也頽壤赤土也以粘和之飾壁故

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五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曰牢固

出英忽澤葵依井荒葛晉塗壇羅虺呼蠶羽階

鬪麇居筠五廳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胡雨

嘯昏見晨趨善曰王逸楚辭注風萍水葵生於池中

曰城短狐也公羊傳有麇而角劉北曰麇麇也麇與麇音

義同鬪麇鼠也說文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祭

山鬼漢書蘇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久城

育狐鬼高墉多鳥聲左傳豺狼所嗥濟曰澤葵益

苦也月繞壇堂羅列神地也昔日堂構階庭之盛今並為荒



飢鷹厲吻寒鷓嚇呼雛伏五臣藏虎乳血餐

膚善曰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亡粉切

謂鳥子也字書鷓古文暴字蒲到切鷓或為鷓爾雅曰鷓

白虎鷓戶甘切翰曰厲猛厲也吻嘴也雛鷓雛也暴虎虎

狼也言飢鷹猛厲開張其嘴志為貪勇將有所擊鷓雛非梧

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鷓得腐鼠鷓雛過其上

鷓仰而嚇之此喻臨海王為逆自恃其威亦崩榛塞路

猶鷹貪而鷓食也又若虎狼暴猛害人血肉善曰服虔漢書注

嶢嶢古堦白楊早落寒草前衰善曰服虔漢書注

廣雅嶢嶢深冥也詩肅肅兔置施于中堦薛君曰中堦

堦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崔豹古今注曰楊葉圓李陵書

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寒或為寒翰曰嶢嶢深暗見

堦道也榛叢不崩摧塞絕人行路古道深暗塞猶荒也稜稜

霜氣軟軟五臣本作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

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善曰稜稜霜氣嚴冬

之貌軟素鹿切無故而飛曰坐飛廣雅灌叢也

注草木交曰薄向曰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明

遠自喻客遊也坐飛謂忽然而飛喻戎馬起也水草通也

雜生曰灌莽也杳杳遠貌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

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疑思寂聽心傷已摧善曰邇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

疑思高嶺銑曰邇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若夫藻肩黼帳歌堂舞閣

之基坻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

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善曰藻肩

也相如美人賦芳香芬烈黼帳高張坻淵王池也碧

樹王樹也楚辭吳歛蔡謳薰歇文志有齊歌秦歌西

京賦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跋跋爵馬同轡

也弋林射鳥之處鈎渚之館觀魚之所也吳蔡之女善歌吟



香已歌化為灰妖華  
光以洗歌樂絕矣  
東都妙姬南國麗  
五臣作佳人蕙心

純質王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

同舉五臣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  
善曰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

洛多妖麗王顏作瓊豔然京洛則東都也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

好色賦腰如束素蘭蕙同類純素練名文士愛奇故交文耳末王笛賦

魏志明帝悼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帝同輿輦委猶積也

長門賦期城南之離宮銑曰蕙香草喻美也純輕細綺也

王貌白如玉也絳赤也言妙姬佳人嬌美之心輕細之質白貌亦唇皆已化矣豈知同車之遊以為樂閉在深宮以為苦哉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

善曰韓詩外傳孔子抽琴按軫以授子貢廣雅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

命操猶述志也言述其所志而為是歌歌曰邊風急五臣

不作起字 今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

盡兮何言  
善曰周禮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道也言人屋室遷毀行道荒蕪而丘隴亦已摧殘言歲已久矣千年之間變改萬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

### 宮殿

#### 魯靈光殿

#### 王文考

善曰范曄後書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

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

死時年二十餘銑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

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

也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程姬生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載曰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善曰漢書恭王徙魯好治宮室詩命上下國韋昭國語注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釐公釐與僖同爾雅兆或也向日凡諸侯歸國曰下國兆始也僖僖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營此殿遭漢中

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

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

保漢室者也載曰突唐突也詩匪夷突矣未央建章西京二殿左氏傳注隳毀也巋然

高大堅固見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出者歸然高巋立

輒切廣雅意疑也鏡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哀

也廣雅意疑也言靈光高大堅固而獨存者然其規矩制度

將為神明支持以保漢室令其後與

上應星宿秀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紫微

而貽丑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載曰南鄙荆州也廣雅鄙國

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輒現曰貽木為藝云而來見此驚也見可怪之物為作詩作賦翰曰文考客於荆州故

去南鄙言魯有周孔遺風思禮樂之美故去觀藝貽驚

視也言見靈光神異而驚視將欲慕詩人感物之義

奚斯頌僖歌其踰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

聲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傳

司馬侯曰先生務修德音以享神人

孔昭翰曰頌僖公立路寢曰清廟奕奕功績存乎辭詩則

詩我有嘉賓德音

詩我

詩我



頌也德音昭乎 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

何述焉賦頌宜而明之 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

紹伊唐之炎精載曰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

知欽明 詩濬哲維商 書放勳欽明 善曰書曰粵若稽

古帝堯 濬哲文明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於

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 詩紹純熙矣

爾雅純大也孔安國 尚書傳熙廣也 爾雅緒繼也詩合

神務曰慶都生伊堯 尚書傳堯以庶侯升為天子

李尤德陽殿賦若炎唐稽古作先 東觀漢記序漢以炎

精命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末曰社稷復行炎精更輝

翰曰粵語辭也餘注同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順明盛五代

大廣之德繼惟堯之炎精劉堯後 荷天衢以元亨廓宇

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

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載曰

也 易荷天之衢道六行也元善之長也嘉之會也天所

覆為宇中所由為宙 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神

明之道而天下大寧此皆謂初漢之盛時 善曰方言曰張

小使大謂之廓 鄭玄周易注人君在上位有荷天之大道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 周易聖人以神道設教

銑曰荷賴衢道元大亨通廓開放布皇大極中協令寧安

也言漢氏賴天道大通開宇宙而作為京室布 於是百姓

大中之道以創制鴻業合於神道而大安也

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善曰尚書曰

日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文孫之親 爾雅命告

也 毛詩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向日敦厚

俾侯也孝孫 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闢宇 載曰

則恭王 介大

也珪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

為齊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室古者附庸百里魯五

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七百

里以是開居 善曰毛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

啓爾宇為周室輔 良曰錫賜也玠珪諸侯執者瑞寶宅君

也附庸者言其庸稅貢賦附於大國言賜之玠珪使敬寶其



其附庸之國開我  
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

皇家之士宇以作蕃援  
為輔載曰詩 秘宮自有伽紫微至西宮斥京師

作以於紫微春秋合誠圖  
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濟曰祀梁

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漢明堂

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爾雅分次也 漢書泰山郡奉

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

野也又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大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

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濟曰心星為明堂也東方曰少陽

魯在東故言之也奎婁魯之分野昭列謂星明而行列於天也

則嵯峨罪罪崑隗峻魏嶷五嵯五嶷五嵯五嶷五

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載曰其形也駭驚也故

博敞洞轉軫兮其無垠也載曰又其形也博廣也敞

也側儻非常也上林賦長樂平輶高之寓郭璞曰言曠遠

深逸貌齊曰冠冕高兒側儻卓異也豐大也博廣博也敞

寬也軼高廣大兒垠畔也言高峻

卓異大麗寬敞其無畔

遙希世而持出羗瓌

譎而鴻紛屹魚山峙以紆鬱隆崛魚屹勿乎青

雲載曰无辞也无亦乃此屹猶孽也高大貌

屹乎青雲言此物上逮青雲善曰瑰異譎詭也 甘泉賦

上洪紛而相錯廣雅峙止也 良曰遠遠也希世特出言

世希有也環竒譎異鴻大紛多也言竒異之狀大而多也屹

直上也峙立也紆鬱曲深兒隆崛極高兒言直上而立曲



磴五以璀璨赫燁燁亦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

又似乎帝室之威神載曰皆其形貌光輝也威神言尊嚴

磴高貌璀璨衆材飾兒燁光明貌燭坤光照下土積石山名西都賦敷神岳之蔣蔣帝室天地之室春秋合誠圖紫

宮大帝室也翰曰沮高也磴磴峻兒璀璨雜綵色也赫燁燁光兒燭照坤地也積石謂崑崙山天帝所居宮名鏘鏘華

盛貌帝室天上紫微宮威神言驚人也高峻言雜綵之色燁燁照地狀如天帝之居華盛又似紫微之宮神麗而驚人

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

閭闔方二軌而並入載曰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墉牆也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

朱闕巖巖二軌謂容二車也鄭玄禮儀注方併也周禮應門二軌周禮注二軌謂轍席銑曰崇高墉牆也

言如高牆與平岡相連長嶺相屬朱闕雙立於前殿北也閭闔天門也軌車也言高門比於天門方謂二車相並而入

也於此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

西周章載曰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尚書傳曰造至也翰曰歷過也太階高階也自此已

上皆文考遠見其狀此則過其高階以至於殿堂顧眄周章言驚視也彤彩之飾徒何爲

乎濔濔汗汗流離爛漫皓壁皜曜以月

照丹柱欵翕艷而電戰燧霞駁雲蔚若陰若

陽濯霍濩鏤燁燁亂煒煒煌煌載曰皓壁皜曜至若陰若陽言其色狀也

善曰皓皓所所光明盛兒皓古老切汗古曰切流離爛漫分散遠見皜白也崔駰七依曰丹柱雖牆燧光盛起濯濩至煌煌言彩色衆多眩暈不定也齊曰彤朱漆也彩光也言此

光彩之飾且何為乎自疑問也皓所所流離爛漫皆光色兒皓白兒皜曜白光也欵翕赤色也電戰赤光也言壁之白

如月之照柱之赤如電之光霞駁重蔚言有光明如霞之斑駁深邃則如雲之繁蔚若若陰陽也濯濩燁燁

亂煒煒煌煌皆光色亂動曰眩曜而不定也隱陰夏以中

處靈鳥窠立以崢嶸鴻燂呼往呼以燻浪



閨浪善本 飈善本作 蕭條而清冷載曰鴻大也曠煨燼

陰夏向此之段也 韋仲將景福殿賦陰夏則有望舒涼室

亦與此同 蕭條清涼之兒 向

日陰夏謂向北屋也 言將隱處於中則或深遂或寬明其清

涼之氣如秋 蕭條清涼之兒 向

蕭條而清 動滴瀝以成響 音 五臣作

耳嘈嘈以失聽 目矇矇而喪精 駢密石與琅

玕齊王璫與壁英 五臣作 瑛 載曰矇矇言炫耀

球琳琅玕 善曰言簷垂滴瀝終成小響 室內應之其声似

雷之驚也 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 埋蒼嘈嘈声象也

廣雅曰矇視也 洞蕭賦矇矇眸子之喪精 李軌法言注曰

駢並也 國語天子之室如密石焉 韋昭曰密密理謂砥也

然彼以密石磨琢比亦為飾也 西都賦裁金壁以飾璫璧

英壁王之英也 孝經接神哭王英王有英華之色 翰曰

凡深閑之室則必多響 故簷溜滴瀝之声已若雷應之驚嘈

嘈声亂貌故失聽矇矇視不明貌故喪目精也 駢次也 琅玕

璫璧瑛皆玉也 亦齊列於中 遂排金扉而比入宵藹藹

而矇矇旋室嬾娟以窈窕洞房叫窸而幽邃

載曰言深遂也宵冥也 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

閭闔之中 徐翰七喻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曲屋也 嬾

娟迴曲兒 楚辭嬌容侑態巨洞房 西京賦望叫窸以經

廷 銑曰扉門扉也宵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景將

暮也 謂藹矇矇真色旋曲也 嬾娟美兒窈窕深也 洞通也 叫

窸遠也 言此殿內更有曲室 美麗且深又有通房 長遠而幽

邃 西廂踟躕以閑宴 東序重深而奧秘 載曰西廂

西廂閣傍小室也 閑清閑也可以燕會 踟躕或作移 東序

東廂也 互言之文相避也 爾雅東西廂謂之序 善曰踟

躕相連之貌 詩傳曰宴安也言安靜 黃雅與藏也

字書曰秘密也 銑曰踟躕緩步不進也 宴安也言於西廂

緩步清閑以自安 息復 乙 銑 苦耕切 五

見東序重深而隱密也 此 乙 銑 臣木作 瞋 瞋 五臣本作

以 勿罔屑厲 翳以懿 淠 鬼棟棟其駭 斯 五臣本

心 作若驚

心



惺惺以而發悖 其季友 載曰擊暝厭思發寂冥之形也

林漢書曰注曰思慮俱見惺惺與惺同 說文悖心動也悖或為蘇

齊曰訖特出見擊曉視不明也勿罔不審見屑微也擊擊擊擊擊

貌訖深深逐貌悚悚惺惺皆思具也季心動也言東序與秘持

出而高故視之不明望之不審微暗蔽隱深遠不測神驚馬心

也動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

也 載曰詳謂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又曰

觜 子史反 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 善曰 呂氏春秋注

曰結交也構架也 爾雅觜階之星營室東壁也 毛詩

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毛萇曰定營室也 齊曰詳審也詳察

棟宇觀其結構則規矩乎天文也憲法也觜 九 古

際星主架屋故此結構之始法之是應天也 屈 勿 危 毀 雲

起欽崙離樓力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載曰室每三

四角四方為八維井中為九 善曰甘泉賦曰大厦雲譎波

詭離樓衆木交加之見 長門賦羅華莖之遊樹離樓梧而

相撐 銳曰屈危雲起震屋見欽崙離樓衆木相倚危東序

而廂屋各為三間也四表謂屋覆上四面也表外也八維四

方四角也中央兼入維 是為九隅隅亦角也 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

岹迺 言無根而倚立也 善曰磊砢壯大之見 甘泉賦抗浮

柱之飛棟漂輕貌堯堯不安之貌 蒼頡篇柱枝也 翰曰

磊砢參差不齊見言萬柱叢倚參差以相扶持浮柱梁上柱

也石帶遠也星懸言多也漂浮也堯堯危貌浮柱高遠而多

其勢皆危以 相枝柱也 飛梁偃蹇以虹指揭遽遽而騰湊層

櫨礫 累 危 古 毀 以 爰 五 裁 五 可 曲 枅 要 上 紹 而 環 句

構芝栢而攢羅以戢 側 立 香 女 枝 掌 耻 杈 牙 而

斜據 載曰芝栢山節方小木為之掌眉梁之上也各長三



柱也。以扞參差之貌。詩傳云：據依也。翰曰：偃蹇曲兒。

揭奎貌。遽遽衆攢貌。騰合也。言飛梁曲如虹，指峯而衆攢更。

相合，奏層檻重斗也。曲折拱也。磔，倏也。峩，重危貌。要，紹而環。

向曲而相連貌。桷，梁上短柱也。畫以芝草之文相攢布。戢，音。

聚貌。枝，穿梁上交木也。扞，扞相柱而斜據其間也。傍天，嶠居以橫出互黝斜。

而搏負。五臣作負。搏，分故切。下，弗蔚以璀璨上崎。綺，蟻蟻而。

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善曰：天矯黝斜特出之貌。黝於斜切。搏負，負荷而攢搏也。弗蔚，特起貌。璀璨，錯衆盛貌。弗扶，切崎嶇危峻貌。注，猶屬也。捷獵，相接貌。支離，分散也。縱橫四散也。駱驛不絕。向曰：天矯，黝斜林木相連繞繞貌。橫出於傍而負搏也。負荷也。搏猶相負也。下，弗蔚以璀璨謂壯麗而文飾繁雜也。上崎嶇而重注謂高峻而重簷兩水注溜也。捷獵，次比兒言凡之次比如鱗集也。支離謂樣一一而分布駱驛相連不絕兒言。爾乃懸棟，衆林木所施縱橫相連各有趣向言不虛設也。

結阿天窻綺疎。五臣本作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

作疏字。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

善曰：天窻，高窻也。綺，文也。疎，刻鏤也。

垂珠。載曰：天窻高窻也。綺，文也。疎，刻鏤也。

中以爲光耀。爾雅：荷芙蓉種之於圓淵方井之中。以爲光耀。爾雅：荷芙蓉種之於圓淵方井之中。

成有四阿屋四垂也。李尤東觀銘：房闈內布綺疎外陳。

薛綜：西京賦注：疎，刻穿之也。然刻爲綺，文謂之綺疎。

鄭玄：周禮注：植，根生之屬。爾雅：荷其華，菡萏。菡，胡感切。萏，徒感切。前與荷同音的。說文：窟物在穴中，貌。窻亦窟也。

鏡曰：阿，曲也。懸陳謂屋下更爲重梁相結，曲以爲天窻。畫以文彩故云綺疎。又爲方井，圍以圓淵，反芙蓉花葉花葉向。

下，故云反植發秀吐榮，披敷菡萏，皆紫的。皆說其花色披散敷布也。綠房，蓮子也。窻，窻物在穴中，貌。言井穴中綴之似珠下。

垂如在雲采節藻。悅龍桐彫鏤。載曰：雲節，畫雲氣於穴也。雲采，節藻。悅龍，桐彫鏤。載曰：雲節，畫雲氣。

於穴也。郭璞曰：節，櫨也。采，與節同。論語：山節藻梲，包成曰悅者，梁上盪畫爲藻文。鄭玄：孔記注：櫨謂之梁。楚辭：仰觀刻鏤，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畫龍蛇。向日采，梁上柱畫以雲文，悅以手亦畫以文藻龍。



楓榭也亦刻 飛禽走獸因木生姿 載曰為之形也 善

或或采飛禽 良日皆於材 奔走虎攫 五臣本 拏以梁倚

乞魚奮豐而軒鬢 者 虬龍騰驤以蜿壇 善 領威

若動而躩 夔 音尼 踞 善日攫拏相搏持也 羽獵賦

相者也 乞舉頭也 郭璞曰鬢背上鬣也 左氏傳注豐

動也 領插頭也 李尤辟雍賦萬騎夔踞以攫拏躩踞

動貌 濟日畫虎於梁也 攫舉爪也 拏以手持也 若舉爪持

梁以相倚 乞奮豐而軒鬢謂勇而舉頭也 騰飛驤舉也 蜿壇

盤屈貌 領動也 躩踞動貌 言 朱鳥舒翼以峙衡騰地

虬龍飛舉盤屈領然若動 善日春秋漢合寧日大一之常居前朱雀街四阿之長衡也

善日春秋漢合寧日大一之常居前朱雀街四阿之長衡也 南舒翼而立於

白鹿子蜺 五 於樽 步 樞蟠 蟠 宛

轉而承 相 善日古玉于喬薛日上于喬參鶴白鹿雲中啟

之蟠龍 翰日構柱頭也 樞斗也 子蜺延首也 白杜頭及斗

上皆畫為白鹿而延首也 蟠曲蟠龍也 宛轉落貌 樞門額木

一一畫為龍宛 狡兔踰 側 伏於柎側 援狔攀椽而

相追 善日說文日踰也 壯來切 柎音父 翰日踰縮足

以手攀而相 女熊蟬 念 蝮 土 以斷斷 却 有載而蹲

躩 音夷 載日躩踞也 善日蝮蝮吐舌視 蒼頡蓋斷

齒根也 廣雅躩躩踞也 翰日木上刻作黑熊蝮蝮

徒眴派 五臣本 而标 五臣作 眴 眴 以瞪 直 眴

善日爾雅 眴相視也 莫革切 說文眴大怒貌 翰



為眇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乞欺

眇 以雕眇 交頰 而睽 眇狀

若悲愁於危處憺感頰蹙而舍悴

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

善曰儼雅雅視 說文曰眇眇也眇眇同頰頰類大首深目之視眇

雖張目視孟子曰嘽蹙而言嘽蹙憂貌 翰曰以木刻胡人

形在於高處故云遙集上楹儼雅不動也蹙長跪而相對在

悲愁處於危若更若憺而頰肩蹙蹙而舍悴

於棟間之文闕窻而不視

忽眇眇以響像 有鬼神之髮髯

善曰岳岳立貌 李充的谷閣銘王女流眇而不視

於窻上皆闕窻 忽眇眇以響像 有鬼神之髮髯

曰眇眇猶依稀也言此形 圖畫大地品類羣生雜物

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

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

化不可窮極繆形不同也 淮南子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向曰言此圖畫神怪之物其形各殊故曰繆形也皆委曲得

其物 上紀開闢遠古之初

地天闢耀滿舒光 楚辭遠古之初誰傳

皇九頭 善曰春秋命曆序 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

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暢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

黃叔黃季黃少並有羽翼分理九州也人皇九頭理天下有聖德也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載曰女媧亦三皇也 善曰列子 伏羲女媧蛇身而入面  
有大聖之德 玄中記伏羲龍身女媧蛇軀 向曰伏羲

吳氏辨身人首女 鴻荒樸略厥狀 睚規 吁 載曰  
蝸蛇身人首並有聖德 鴻荒之世也 畫其形亦質而野

質也 畧野畧也 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畧睚眦質朴之形 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

璇璣鈴曰帝嚳以上朴畧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睚眦跋扈字  
林曰睚眦仰目也 吁張目也 向曰鴻荒樸畧皆純厚之道其

形睚眦不可復見 煥炳可觀 黃帝唐虞軒冕以庸  
故畫之睚眦質樸之形 煥炳可觀 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

衣裳有殊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善曰尚書璇璣鈴  
庸用也 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 善曰尚書璇璣鈴

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 善曰尚書璇璣鈴  
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 銑曰煥炳明也言黃帝帝堯舜

有明德可觀也庸用也言軒車冠冕用授賢才而此三代衣  
裳交易亦 下及三后 滌妃亂主 載曰皆畫其形也三后

有殊也 史蘇曰昔夏桀妹喜有寵亡百之殷辛姐已有寵而亡殷周幽  
褒姒有寵周於是亡 良曰后若也三后桀紂幽王滌妃則

夏有妹喜殷有姐已周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  
有哀妙也亂主則三后也 載曰忠臣屈原子胥

靡不載叙 惡以誠世 善以示後 載曰忠臣屈原子胥  
之等烈士豫讓聶政之等貞女梁寡昭姜之等 善曰烈士

伏義以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家語孔  
子觀於明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

發之誠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世善  
以為示惡以為誠 翰曰言畫此聖賢愚暗忠孝貞 於

列莫不載而叙之於此殿中以誠時君以示後嗣  
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 陽榭外望高樓飛觀

載曰馳道馳馬之道旋官而 詩傳年不順成馳道不脩  
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道也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

向曰承接也言此灵光殿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周而環之  
高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榭外望復見高樓飛觀閣也

言飛者 長塗升降軒檻曼延 載曰長塗升降閣道上下  
謂高也 長塗中宿郭璞曰途樓閣問陸道 善

曰上林賦 漸臺臨池 漸臺臨池  
濟曰漸臺鈎欄也曼延言長而不絕



層曲九成屹然持立的爾殊形高徑五臣作華

蓋仰看天庭飛陞揭孽綠雲上征中坐垂景頻

五臣視流星載曰高徑所徑高上至華蓋善曰言重高

成之臺楚辭登華蓋兮乘暘谷呂氏春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

白日揭孽高貌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楚辭流

星墜兮成雨向曰斬臺星言法星而為臺名層高也九成

九重也高大屈曲九重而成屹然高貌鈞爾分明貌華蓋星

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階道也飛者高如鳥飛揭孽極

高貌征行也言飛道極高緣雲上行中坐俯視下見星日

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五臣洞出透迤詰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載曰千門萬戶言衆多也相似如

非正之辟也論語加我數年可以學易善曰漢書

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子虛賦巖突洞房銑曰巖

洞出言屈深如巖穴之中通路而出透迤長兒詩屈曲何

貌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謂屋宇之多此物嘆其美

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善曰小雅靡靡細也

好也妙勤精妙切勤也銑曰宏大也咨嗟也此歎非夫

甚美何大麗細好也嗟用人力之妙可謂勤勞

通神之俊才誰能刻成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

承蒼昊之純殷載曰易地勢坤蒼昊皆天之林春

大之大中善曰穆太常博士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

益州刺史王襄聞王褒有俊才爾雅勲功也銑曰勲功

也謂非鬼神之俊才誰能刻成此功言寶人力室奇也蒼昊

天也言援地靈之奇勢承上天之大中也地在下故云據天

在上故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玄醴騰涌

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載曰烟煴天地之蒸氣也

醴泉出地故曰陰溝

善曰荀子陰陽大化易四時變化春秋命曆

序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肇易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春秋

元命包大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德至大則甘露降

銑曰言比殿包舍陰陽元氣以成之烟煴元氣之貌玄醴醴



泉騰涌流貌溝渠也在殿北故稱陰甘露瑞露也波需珠至也言醴泉涌渠而出甘露霑宇而至若並美言之皆非其實也  
**朱桂黝糾儵** 於南北蘭芝阿那五臣本 作阿那於東

**西祥風翕習以颭灑激芳香而常芬** 載曰黝儵阿娜皆茂盛之貌風之散物如灑如颭然及激灑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颭 善曰尚書大傳 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礼斗威儀

曰君乘金而王其政乎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儵子虛賦注 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

春秋運斗樞搖光得陵出黑芝 朱穆爵金賦丹桂植其東礼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乎則祥風至翕習感貌颭素

合切 向日朱桂香木名蘭芝香草名黝儵榮盛貌阿娜柔弱貌祥風和風也翕習風來貌颭麗吹草木声激颭此桂蘭

之氣常芬然 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而馨香

**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

**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

**珍** 載曰 詩傳 云言也 爾雅珍美也 善曰甘泉賦 曰神莫莫而扶傾 爾雅彌蓋也喪眼傳 天子至尊

高唐賦延年益壽千萬歲 詩宜爾子孫振振兮 濟日謂而京大央建章皆隨壞而此殿獨存若神靈扶持以保漢祚也杜善也至尊天子也凡君之服用居處皆曰御此刺諸侯之居踰於制度過崇奢侈故云實至尊之所御也孰誰也言且榮貴如此

**亂** 良曰亂治也 摠 彤彤靈宮臨 誰言不珍美 治一篇之美

**罪助穹崇紛麗** 莫鴻上 今前助 勞 兹 釐 利

**岑崟** 今 崟 嶷 駢龍 孔 從 子 今 善曰皆高大峻

此上並高大 參差不齊貌 **連拳偃蹇嶮** 倫 茵 蹠 蹠 產 傍 歆 傾

**兮** 善曰皆持起之貌 濟曰 歆歆幽靄 五臣 雲覆

皆屈曲高大傾側峻嶮貌 **霽** 善曰皆幽邃之貌歆許乞切歆

**洞杳冥兮** 許勿切 濟曰洞深也歆歆高

故也餘皆幽邃深遠如雲 覆復也霽對繁雲貌 **葱翠紫蔚** 尉 礪 罪 礪 五臣 作 礪 罪 礪 五臣 作 礪 罪 礪



環五臣作瑰瑋含光魁号

善曰蔚文貌瑋音日礪礪礪於賄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礪礪大石也

音洛 瑋蒼瑋瑋珍奇也 良曰葱翠紫蔚雜絲色也 魁音日也 瑰瑋珍奇金玉之物也 礪礪綴著貌言絲色金玉皆合日

光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方

善曰周易上棟下宇以待風

翰曰言初制棟宇已來上古穴居故聖人制上棟下宇足以避風雨後積習成俗恣為奢侈陳列珍怪窮人力極

人財故云棟宇已來未之有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号

善曰

言其奇異壯麗遂假去神營之瑞美也永長也

景福殿賦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善曰典畧云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

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官二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

善曰武武

帝文文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 詩世有哲王 尚書大監

朕德用集大命 向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

皇遂重熙而累盛

善曰東都賦 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 禮記 舉事必

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 魏志明皇帝諱啟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文帝崩即皇帝位 東都賦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洽 銑曰謂立化如天有四時寒暑是体天也 順時謂順於人心不妨奪農務也 帝皇明帝也 熙明也 言至于明帝遂

繼文帝之明故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

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

經善曰周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 阮籍通老子論道法自漢書仲舒對策許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 書

粵若稽古帝堯 書序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左傳北官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 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 翰曰言如陰陽之生萬物覆之皆自然而然本  
人物之至情謂各使得其所也弘大開闢經常也崇考古之  
賢君大道開長世之善理以為常道 度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

三而國富刑清

善曰尚書

有禮 詩祀事孔明

魏志明紀大

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

易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班固漢書述國富

刑清 銑曰度衆康安秩祿孔甚也載祀皆年也唐虞曰載

夏曰祀二三謂明帝六年也言衆事既安天祿甚明為君六

年入富而刑

獄無失

歲三

五臣 月東巡狩

五臣 至于許昌望

至于許昌望

祠

五臣本

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

善

尚書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

巡狩望祀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祀樂制度衣服

正之 史記無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隔定四方而撫安之

司馬彪續漢書凡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向曰許昌地名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以長吏

之政道有廢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方物無使不中用存問高

年行孝道也率勸也

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棗梓

繁蕪大雨時行

善曰尚書

推五月既望

越於也

禮記季

夏之月昏火中

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

尚書蕪

草蕃蕪 向曰越於也既望十五日季夏之月律應林鍾大

繁蕪多也此月當大雨時行之時

碩生

五臣

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

所平

善曰三事三公也

毛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

劇秦美新者

儒碩老

爾雅宏碩大也

禮記季夏是月也上潤溽暑伊

鬱煩熱貌

周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家語

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向曰三事三公九司

能生

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

善曰岷越吳



書曰西土人亦不靜 翰曰岷越蜀吳也不靜猶未平也瘡  
竟也征行謂戎馬也寧息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知蜀吳未  
平戎馬 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

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爲不壯不麗不足以民而  
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

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 善曰尚書 禹拜昌

子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 長前賦序博覽典

雅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 漢書蕭何治未央

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

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賈逵連珠君人者不飾不

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

國毛詩曰我客戾止未觀厥成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

記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 濟曰

言三公九卿大儒雖知戎馬未息而皆昌言將造宮殿蕭何

造未央宮孫卿子云宮室所以避燥濕別尊卑也則先識博

覽明允篤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表且

今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其功成也

君者人之所利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美之聲 且

五臣有 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識之所旌苟德

其字 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 善曰獻帝紀 太史丞

上書 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

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 春秋元命苞許昌爲周當塗

秋說題辭大任在五 雜書摘上辭五德之運 左氏傳

注 戾定也 曹達國語法旌表也 廣雅何問也 翰曰

且者重美之言也攸所戾止也大運天運也旌表苟且也言  
許昌曰天運所止圖識所標也漢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  
謙者以爲昌於許也當塗高魏也且圖識  
德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營言可營也 帝曰俞哉玄  
輅旣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  
力詳度費務鳩經治之黎民 五臣 輯農功之暇  
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



殿備皇居之制度

善曰尚書帝曰俞禮記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

俞然也

是月也天子始表

論語衣輕裘

蔡邕月令章句凡衣

服加於身曰御禮記乃命有司漢書景帝詔禮官具禮

儀

漢書王延世功費約省用力寡

孫子必先算其費

左傳欽子曰以鴻其民爾雅鳩聚也毛詩曰經始於

室

孔安國書傳黎衆也

輯集也左氏傳曰相絕秦曰

其夷我農功國語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之事君幸昭曰殺間

也

豫樂也魏志明帝六年九月修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大將

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

戎捷

漢書虫豸之妖謂之孽以吳辟居侮曲而稱亂故曰

海孽魚列切爾雅賄財也魏志明紀修許昌宮起景福

殿

魯靈光殿賦立靈光之秘殿

濟曰俞然也謂明帝聽

命

三公九卿大夫儒六宮室之言乃曰然哉玄輅車名輕裘暑服

財

鳩集也經始黎人謂梓匠之人也輯因也言集梓匠之衆

人

因農功之暇豫東師獻捷謂破吳將獲其賄賂就屬也

尊

猶備也言用海僻之賄賂立此殿備帝居之法度

乃

曲且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高羅疏

之

汨筆越肅坻夷鄂各之鏘鏘

堂

之大也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垠

鄂

也西京賦坻鄂鱗胸銑曰豐厚層高也覆屋蓋也言

厚

而且高眺深遠貌堂堂高敞貌踈謂一一布之

汨

越羅列貌肅嚴威貌坻鄂猶畔際也鏘鏘高貌

以

軒翥反宇轍架以高曠流羽毛之歲蕤垂環

玼

蒲之琳琅善曰西京賦

室

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玼及琳琅反宇業業飛欄轍

揚

皓皓盱盱丹彩煌煌善曰周禮熊旗六旂以象

蓋

一指旗名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盱盱煌煌皆威貌



日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故其華表則鎬

鎬杲鏤舒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善曰華表

謂華飾屋之表外也鎬鏤鏤赫奕章灼皆光顯昭明也周易日月麗乎天其奧祕則

翳蔽曖昧髮髯退概若幽星之纏力連也善曰魯靈

光殿賦西序重深而奧祕翳曖昧髮髯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曖音愛概古愛切纏相連之貌銑曰

言殿內深奧翳蔽曖昧髮髯退概皆幽遠不分明貌幽夜也言深遠之中見珠玉光飾之物若夜星之相連纏綴既

櫛比毗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

一象善曰毛詩其比如櫛璉未詳一曰宏連大連象木

落謂所繞者廣楚辭注橫木闕柱為連璉與連字通博

翰曰櫛梳宏大璉美敞高也博落廣踈也言殿宇相連接如梳齒相比而攢集大美敞廣而且遠而望之若摘朱霞

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嗟瓌

瑋以壯麗紛或或郁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善曰

廣雅摛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襄甘泉賦曰却而望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壽于若太山南都賦

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畧也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洛曰摛察也朱霞言駸形亦有似霞也近見如高山之

上戴覆繁雲而垂下嗟歎美之辭壞奇瑋美也紛或或文章多貌較畧也言奇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則且述其大畧如

此若乃高甍胡崔嵬飛宇承霓絳蠻徒對徒

隨雲融泄曳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善曰薛綜西京賦注

詩縣蠻黃鳥薛君曰縣蠻文貌黠靈黑貌融泄動貌言屋形高竦如鳥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詩

如鳥斯企說文企本踵也去攷切魯靈光殿賦屹山峙以紆鬱向曰上言大較此復重述堯屋間也崔嵬高貌飛

宇承霓言其高承於雲霓縣蠻文見黠靈黑貌融泄雲動貌言屋言向入雲若隨雲而動企鳥立也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



欲翔山峙而峨峨嶭嶭業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

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西京賦

岐孟子章句離朱即離婁於百步之外箴古對字

昭晰明也晰之新切向曰峨峨嶭嶭高見罔無屆至也離

者雖離婁目睛尚猶眩曜不能昭晰也眩曜不分明見昭晰明也

爾乃開南端之豁達

張筍虞之輪函華鐘杙兀其高懸悍汗獸乞以

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宏礧隱其若震善曰

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

之貌輪函其形也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鐘又植悍獸為

虞以負之乞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鏗華鐘周禮甕

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為鐘虞言當筍下為兩飛獸以

背負公羊傳注乞然壯勇貌

灑力計切詩傳礧雷聲也

銑曰南端南門筍虛鐘

國語注儷偶也

也輪函多貌華鐘鐘有文飾也杙高懸舉也悍獸熊虎也鐘

采衣足刻為其形乞壯勇貌儷雙也句司礧聲也言華鐘已懸

悍獸勇形雙布陳其形体爰有遐狄鏘音質輪函坐

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善曰遐狄即長狄也以

雅曰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鏘立音鏘廣雅質驅也

輪音倫菌其旻切坐謂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

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翰曰遐狄長狄也古

之長人以銀鑄之其形管輪菌然而高皆坐於門側堂上以

明帝主威神能臣若若充庭槐楓被宸辰綴以萬年

綵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

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善曰禮記

始生芸香草也若杜若

楓二木名說文宸屋宇也

國語注綴連也晉宮閣

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綵猶維也毛詩山有紫榛

榛木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禮記孟秋之



月其音商 楚辭青春爰謝王逸曰青東方為春位其色青  
濟曰芸若香草槐楓木名被補也帝居曰宸言植此草木  
滿於宸中萬年紫榛木名綴綵皆錯雜也言此草木或以條  
餘奇花異葉者則見珍貴皆結子秋時布花春節謂謂葉盛  
貌馥馥芬 爾其結構則修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  
芬香百氣也

復豐勢合形離絕如宛五臣作宛虹赫如奔螭南距

陽榮北極幽岨宜任重道遠厥庸五臣作用孔多善曰

修梁跨迴故曰襄眾彩殊制故曰奇徐爰射維賦注曰襄開  
也 說文奇異也桁梁上所施也桁與衡同梧柱也音梧宛  
虹奔螭梁上之飾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屈也言椽椽交  
結南自陽榮而北至幽岨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  
趨 廣雅趨多也紙移切 郭璞上林賦注榮屋重簷也在  
南曰陽 論語任重而道遠 良曰修長襄舉也高險曰奇  
言長梁光彩之制自下舉而上險桁梧利拱也皆重疊而  
其或合或離絕然如蜿蜒赫然如奔螭螭龍也距至也  
榮去聲也幽岨北也言長梁南至陽榮北極幽崖 於  
此則任重道遠其用甚多亦如君得良臣任而用之

列髹形之繡楠垂琬琰之文璫螭於若神龍

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善曰言楠以髹漆飾之而

文璫 漢書殿上髹 周禮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亦多黑

少謂之髹韋昭曰制漆為髹 尚書弘壁琬琰在西序上林

賦曰華榱壁璫神龍繡楠也明月文璫也 薛綜西京賦注

蠅龍貌 翰曰髹形丹漆也畫文繡之色於椽上塗以丹漆

琬琰王也璫椽頭也以玉為 爰有禁楩補勒分翼張

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善曰

馬之短楩也說文曰楩署也扁從戶門者署門戶也楩署雖

殊為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楩同一音必絲切勒分再切勒分

翼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 釋名勒與助古字通陽馬

四阿長桁也禁楩列布承以陽馬衆材相接或員方也馬融

飛



柳五臣鳥踊雙轅是荷赴險五臣凌虛獵捷相

和善本作加善曰飛柳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檐

井菱荷垂英柳吾郎切銑曰飛昂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

下有雙轅負之故云是荷雙轅承柱木也衆材交構或赴險而

凌虛獵捷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晃光內照流景外

燧烈若鉤星在漢渙若雲梁承天善曰白間青瑣之

謂之白間列錢金釭也西京賦金釭銜璧是為列錢景光

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自延起也西都賦敷

日景而納光燧起貌式延切言宮殿烈然光明若鉤星之在

河漢渙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云星或謂之

鉤星雲梁以雲為梁也銑曰皎皎白貌白間窓也以白塗

之畫為錢文離離分別貌燧光動也日光照之於中綵色流

出於外動其暉光鉤星星名在河漢中言此中光色烈

然似之也雲梁承天言梁高如雲虹之狀以承於天

瓜徒五臣增錯轉縣成郭茄加密密倒植吐被

芙蕖繚了以藻井編以綵會疏紅葩鞞甲胡鞞甲自

丹綺離婁俱苗胡感徒葩翁纖縵紉紉敷繁飾累

巧不可勝書善曰駘或為螭言合衆板上為井欄而形文

雅尚美蕖其莖茄其本密郭璞曰莖下曰藕在泥中者

頡篇植種也廣雅繚繞纏也西京賦帶倒茄於藻井皮

紅葩之押獵又曰何工功之瓔瑋交綺豁以疏寮綵疏謂繪

五彩於刻鏤之中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炉銘雕鏤萬獸

離婁相加爾雅何其華齒苗頡與函同說文縵采

拱天矯五臣而交結善曰蘭木蘭也以木闌為柵言蘭

柵積重窳矩數矩設檝子櫨盧各落以相承樂

文章如駟蟲之徒相重雜也廻旋相連如郭郭之居相接也

蒨蒨芙蕖皆水草名並仰盡於屋中如倒生吐被其苗鞞鞞

花相次比貌離婁顏色相分布貌齒苗皆麗翁美蕖

色也纖縵紉敷彩色乱布貌言巧妙不可盡書

於是蘭

柵積重窳

矩數矩設

檝子櫨盧

各落以相

承樂

拱天矯

而交結

柵積重

窳矩數

矩設檝

櫨盧

各落以

相承樂

拱天矯

而交結

柵積重



借其名焉蘇木美書主寔效曰殿鈞數所柱切截即抑也  
說文曰楹柱上枿也薛綜西京賦注藥柱上曲木兩頭受  
楹者然藥類而曲也天矯樂棋長壯之貌矯其天切  
蘭香木極梁上短柱皆重積之窈數衆木攢貌矩規矩也言  
衆木相攢皆中規矩而安設之懺懺曲短梁也各落危  
岨貌變以承拱拱以承枿大矯高貌言皆相承而交結

楹齊列玉鳥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閨闈善曰金楹

以玉瑣承柱之跋也西京賦雕楹玉鳥 廣雅瑣瑣也

禮記獨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方夫切言以青瑣銀鋪是為

閨闈之飾漢書赤墀青瑣銀鋪以銀為鋪首長門賦

擠王戶而撼金鋪良曰金楹金飾柱玉鳥玉為可以承柱

下跋柱根也青瑣窓也以青畫雙枚既修重桴乃飾

為瑣文鋪門飾以銀閨闈門類雙枚既修重桴乃飾

楹雙枚屋內重檐也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

桴言重檐既長因達於外而重棟以施彩飾也枚莫向切言

以桴栢緣屋邊隅周市流移至於四極說文桴栢秦名屋

繇聯楚謂之栢也言栢栢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

書有侯衛藩服小雅班次也 濟曰雙枚屋內兩重作梁

也重桴在外作兩重牽也桴栢謂連簷木以承瓦也言緣邊

周繞四極而偏之如諸侯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

之班秩五服以守王戚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

西偏善曰温房涼室二殿名 卞蘭許曰官賦則有望舒

良同善注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善曰

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炎者太陽 韋仲將景福殿賦

昭剛義於金光崇柔惠於建陽尔雅臻至也 良曰建陽

東門朱炎日也豔日光言開東門則故冬不凄寒夏無

日光至金光西門也開之則青風至故冬不凄寒夏無

炎輝五臣作鈞調中適可以永年善曰有寒暑猶門

昭曰輝炎起貌吕氏春秋衰也者適也 適中也

賦曰末年之術銑曰輝熱氣言冬則居温房故不凄寒

垣碣良基其光昭昭之紹切五臣 本作昭照周制曰盛今也



**維縹**匹效反。善曰尔雅曰牆謂之墉。說文礪文石也。周禮掌蜃共白蜃之蜃。鄭玄注盛猶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友劉梁士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銑曰庸垣墉也。礪文石以為牆根。其光照照然。縹淺碧言周家以白牆為盛。今以淺碧為華。

**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善曰落帶壁帶也。而交落之土施金釭而為二等。漢書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壁。漢書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之。銑曰金釭金盞也。致寶王於中。自上懸下猶如落帶兩重懸之。故云二等兼以明月珠翡翠飾焉。往往而在言多也。

**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安國曰論語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銑曰欽敬允信也。命共工言敬先王以信塞於天下。悅帝舜無為之理。

**使作績明五采之彰**五采。善曰尚書帝曰垂命汝作象作會宗彛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曰績讀曰繪。凡畫者為繪。胡對切。銑曰共工舜掌五入之官。故將命

**之無為**舜有深智文明溫恭允塞四表。二下也。論語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銑曰欽敬允信也。命共工言敬先王以信塞於天下。悅帝舜無為之理。

**此官使作繪畫明五采之**服各有文章所施用也。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

**之列是准是儀**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主闕。毛詩箋曰規正圓之器以思親正君曰規。漢書舊儀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也。翰曰言書古者明君暗主賢愚之象以為君王之誠。椒房后妃之室。觀五臣亦為之是標準儀範。觀作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

**佞**五臣。善曰列女傳。亦曰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齊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口答之。虞姬謂王曰破明諛諛之佞臣也。不可不遠。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翰曰虞姬齊威王妃也。齊王即位九年國不治。姬乃勸王誅諛臣用賢臣。見姜后國大治。侯待也。言見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

**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善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困而晏起。治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水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惡心見矣。致君王失

文選廿一

三十九



禮而晏朝過云來卷至塗是也 向注

賢鍾離之讜言

同言見此事以寤前代之所導亦

欽楚樊之退身

善曰列女傳 鍾離春者齊無益邑之

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  
面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也  
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詭諛強於左  
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洄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  
殆也宣王喟然而嘆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益君以為王后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賢類曰讜善言也

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  
晏樊姬曰何罷之晏王曰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  
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拊口而  
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  
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  
子孫則族昆弟未聞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  
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 翰曰讜直也餘  
注同言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敖叔敖相  
楚三年而理故此美 嘉班妾之辭輦傳孟母之擇  
楚姬之日而虞丘退身

隣

善曰漢書

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婕妤辭

曰三代未生乃有廢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 列  
女傳柯毋者即孟子母也辨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  
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  
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  
官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  
及孟子長學六藝 卒成大儒 故將廣智必先多聞 善曰文子  
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為卿辭曰胥臣  
多聞臣不若也 向曰將廣益其智必先多聞古今之道也

多聞多雜多雜眩真

善曰楊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為

雜惟聖人為不雜 賈逵國

語注眩或也 向曰人之多 不眩焉在在乎擇人 善  
聞必有混雜而眩惑其真性 左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日擇人杜預曰擇賢

人也 翰曰使無眩惑之性何也在在乎擇人故人君擇賢  
臣而後用事則擇賢 故將立德必先近仁 善曰言將欲

而後交乃無眩也 於必賢也 左傳穆叔曰太主立德 禮  
記力行近乎仁 銑曰仁道柔故先近之 欲此禮之不

欲此禮之不

欲此禮之不



警去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善曰大戴禮引詩禮義之不警何恤人言禮記

孔子曰行道之人曰國語曰在昔昔曰先民也翰曰警也言欲上下之禮不違則為上盡行其道以先憂人為務

也下人和則附於上故上下之禮長不違也朝觀夕覽何與書曰紳善曰言朝夕觀覽圖畫何

如書紳之事乎論語子張書諸紳濟曰與用也言此上事皆朝夕觀覽之足為明鏡亦何用書之於紳乃可為

誠也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五臣雲征善曰蕭曼蕭條曼延言高

遠也西京賦途閣雲曼魯靈光殿賦飛陛招孽綠雲上征濟曰此復說宮殿之外除亦階也連延長貌蕭曼高遠

也征行也言其高檣檻五臣張鉤錯矩成善曰西京賦檣者行於雲中檣檻亦作拔張鉤錯矩成尚書傳

類聽薛綜曰檣檻臺上欄也或為不亦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莊子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猶治也

設之鉤錯矩成言鉤欄中錯為斜方之文也楯類騰蛇

楯善曰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象楯文采又似相善曰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象楯文采又似似瓊英瓊英越越絕書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大文

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壁錢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應劭漢書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楯楹也

英玉英也此既施之於楯楹然凡如螭之蟠如虬之停

契皆謂之楯契先結切善曰廣雅無用曰螭龍有角曰蚪龍方言未升天龍謂之蟠龍良注同蟠屈停也玄軒交登光

藻昭明騶虞承獻素管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

五臣義曰司馬彪上林賦注作昭遠戎之來庭軒楹下板也上

玄周禮注登升也言於騶虞以乘軒板狀軒軒然詩傳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劉熙

孟子注獻猶軒軒在物上之舞廣雅管地也相如封禪書騶虞頌厥塗靡從云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

論南郡獲白虎是以北狄賓也良曰彰明也軒上下道也道中深遂故云玄也交登謂道多交手而上藻文也騶虞白

虎黑文也天子有三之德則遠方承命而獻之故云有仁形也魏有此瑞今作其形於殿以彰天瑞之休明遠方之來

王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占清宴西東其宇



善曰在北故稱陰堂也方軒侯窓也西京賦九戶開闢柱

預左氏傳注人蒙西廂也清宴殿名韋誕景福殿賦離

殿別館架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求寧者注同方並也軒

門上板言陰堂有九門門上並板而作右个西廂也清宴殿

名此側室也故東西為之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

攸處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求寧殿七間安昌殿十

宮女所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

五臣枯善曰毛詩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靡有不克自

作其枯求伊枯向曰言處百子殿者何人乃窈窕淑女窈

窕美兒淑善也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此善其美其枯

音也徽美聿循枯福也言循順以求其多福

伊何宜爾子孫五臣作克明克亮克聰克敏音

韻永錫難老兆民賴止善曰詩宜爾子孫振振兮

克能哲敏敏達亦長錫福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天

長賜其福而難老保壽子孫有德以御天下故兆民慶賴矣

止語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

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

咸融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承光殿七間西京賦

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

在和平李暉曰埏埴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埏大

然切周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猶通也翰曰賦政宮

名納用賢能詢謨臣下求大中之道定封疆以理天下甄陶

謂燒土為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其

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霑萬皆以通及之

西則有左城得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陳

殿翼相當善曰七畧曰楚韓者傳曰昔帝所作王宮中

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楚



翰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翰室講肄謂習武也

而室有一人李尤翰室銘圓翰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

十蘭許昌宮賦設御坐於翰或觀奇材之曜暉二六對而講功禮便捷而若飛

濟曰左城右平整翰屋名肆猶戲也言此為講戲之場二六對陳十二人也駭翼相

當田謂屋勢如鳥翼

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善曰言相辟脫似承敵人

也七畧蹋鞠兵勢也漢書景帝梓胡若今相僻臥輪之類解匹赤切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譬之政刑非為戲

樂而已七畧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令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蹋鞠

歸田賦聊以娛情濟曰言整翰之徒便僻輕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知戒兵之事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楚翰以行征法律多也皆因戲以教法故譬諸政刑亦將以行

鎮以崇臺臺曰永始復善曰良注章仲崇身福賦

良曰寔是也求

艱唯壯農夫之克敏莊子徇狂妄行也

始臺名鎮在宮南闔門也徇狂賊也侯備也此臺下有倉廩使人守

備也京庾之儲無物五臣作所不有不虞之戒於是

馬五臣本取千口反音曰毛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君子以除戒器戒不虞向曰京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無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測度之

事此則取給也爾乃建凌雲之層盤凌虞淵之靈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召清露瀼瀼而涿水泱泱善曰凌雲層盤名也為之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翰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翰室講肄謂習武也

而室有一人李尤翰室銘圓翰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

十蘭許昌宮賦設御坐於翰或觀奇材之曜暉二六對而講功禮便捷而若飛

濟曰左城右平整翰屋名肆猶戲也言此為講戲之場二六對陳十二人也駭翼相

當田謂屋勢如鳥翼

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善曰言相辟脫似承敵人

也七畧蹋鞠兵勢也漢書景帝梓胡若今相僻臥輪之類解匹赤切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譬之政刑非為戲

樂而已七畧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令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蹋鞠

歸田賦聊以娛情濟曰言整翰之徒便僻輕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知戒兵之事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楚翰以行征法律多也皆因戲以教法故譬諸政刑亦將以行

鎮以崇臺臺曰永始復善曰良注章仲崇身福賦

良曰寔是也求

艱唯壯農夫之克敏莊子徇狂妄行也

始臺名鎮在宮南闔門也徇狂賊也侯備也此臺下有倉廩使人守

備也京庾之儲無物五臣作所不有不虞之戒於是

馬五臣本取千口反音曰毛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君子以除戒器戒不虞向曰京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無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測度之

事此則取給也爾乃建凌雲之層盤凌虞淵之靈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也景仲將景福殿賦虞淵又沼涿水泱泱詩王在靈



詩傳

毛詩曰鳥書高 詩傳 高書高肥澤也高與維音義同樂

我皇道言魚鳥得所 翰曰皇大也悠悠魚浮貌在深泉故

云玄也唯唯白貌言魚鳥沉 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

浮翺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 善曰言為虬龍灌溝洫交橫

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 而流 東征賦呈河維之交

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殿館之舍

水則並輕 篁樓鷓鴣鷺瀨戲鯉鮠 豐侔淮海富賑

舟而遊 山在叢集委積焉可殫壽雖咸池之壯觀夫何

足以比 五臣 雝 善曰服虔漢書注 篁叢竹也鷓鴣一鳥

富如江海 爾雅賑富 鄭玄周禮注少曰委多曰積 儀禮注壽義

也 春秋漢合祭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水灌注生

物以為名 元命苞其星五者各有賦以畜積為天特五

穀 爾雅備匹也 向注同瀨波也賑益彈盡壽等字是富物

之豐富齊於淮海益於山 止集積不可盡等也咸池日出處

今雖咸池之廣 於是 碣 五臣作 以高昌宗觀表以建

何足匹於此 於是 碣 五臣作 以高昌宗觀表以建

城峻廬 善曰韋仲將曰是福發賦 北看高昌邪觀建城

觀樓也崇峻皆高 也 嶺 堯岑立崖鬼巒居飛閣干

雲浮階乘虛 善曰爾雅 山小而高曰岑 西山墮

賦修塗飛閣 西京賦干雲霧而上達浮階飛陛也 良曰

岑峦並山名山名堯崖鬼危高貌飛閣浮階言高如鳥飛于雲

入於雲乘 遙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 善本作 三市

孰有誰無 善曰謂建城也 淮南子上通九天天下貫九野



稽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平声

毛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尚書無逸篇君子

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又曰在昔殷王中宗

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主

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銑曰耘除草耔養苗也亮信

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作勞信知種收之艱難豐

多寡少也餘同善注言此享年多少乃思無逸之為歎此戒

慎之 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

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善曰謂三市也感猶思也 周易

安而不忘危 知天命不易 翰曰天德謂君也言居高樓見天下至廣

萬物至衆須安而治之惻然思深慮見 觀器械之良窳

以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

陂彼義反 善曰文子器械不惡而戰事不慢也 鄭玄引

史記舜陶河濱

不苦窳晉灼曰窳病 班固漢書贊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

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戕民安其業晏子春秋

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答曰既竊利之取

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

而履賤公是以省刑 尚書傳夷平也陂險也 銑

曰器械器用之物窳監也誠信夷平也陂險而不平也言觀

人器用之物濫者去之審察風俗其誠信有偽薄者勤 亦

之瞻時物之貴賤者令其均等首悟政刑平否而正之

所以省風助教豈惟般樂而崇侈靡善曰省風觀

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

威實輔德刑亦助教 子虛賦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也 向

曰言此高樓殿觀亦以觀省是非以 屯方列署三十有

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毗至反 善曰声類 坊別屋

室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

濟曰屯方屯營也列署百官諸曹有三十二星居言如星宿



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善曰辛壬癸甲十干之先後

廣雅術道也 濟曰秩次也言以甲乙為名火惟也言房室皆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迷忘其道

工匹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

與造化乎比隆善曰楚辭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盡 列子穆王見偃師數

日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 淮南子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 造化天地也 銑曰言匠人奇巧萬人不能

而為難為者亦以成之離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

實可與造化比成功也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

泉五結反 善曰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 周禮匠人違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眠以景為規識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 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 欒古文泉假借字 於所

平之地中樹八天之象以縣正之眠之其景將以正四方 銑曰此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並列宿紫微星也無

細不協言及口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水泉水平也言屋南北

於水平規景不違故其增構積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

比枝分離背別趣田田五臣胥附向口

植木以材木相挿如林之多區院域精也言院皆相連牆為 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室正背雖殊各有異趣駢填以

相附縱橫踰延各有收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

知其所斲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 鄭玄禮記注公

書傳荒廢也 莊子匠石之齊見柝杜樹現者如市匠伯不 產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該文曰斲竹句切 濟曰縱橫踰延

言多也彼所注合也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而不虛設工輸 匠石之工巧若言其皆廢方圓之制不知其斤斲之道言不

及此之既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

朱綠飾以碧丹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音之 盛故文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傳



毅七激日文以朱綠輝下或曰數字非也濟曰何歎點

詞也彩章文飾也輝也歎文辭之未盡將更為也

以銀黃燦以琅玕光明增煥煥藥文彩璘班臣

本作瑠音砥善曰黃燦煥煥善曰煥煥亦飾也琅

文增光也煥煥火光也

玕美玉增煥璘璘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

增光明文彩見

崑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善曰穆天子傳崑崙之丘崑崙黃帝之

宮向日萃集侈美旃之也崑崙崑崙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天帝

集則有聲日照則增光崑崙崑崙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天帝

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

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

之詩善曰太玄經天運成規地道成矩

善曰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即順時立政

神運乎六合音同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

享以皇居之會毛詩方命厥后奄有六合

州也東京賦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

績咸熙尚書允恭克讓又谷錄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翰曰指置也謂宮殿方員應天地之所舉

直又順於四時所謂溫室在東京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

南也元大亨通雍和熙廣也六合九有並天下也言天

下大通和平德化廣被家懷能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詩莫

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

善曰毛詩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

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不憂游而自得王潤而金聲

南子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說文泊無為也莊子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

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

平無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善曰直之反善

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罔及乎大漢

觀善記列古之賢君而論

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

而待之善曰封禪書湮滅而不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

君亡可翹足而待

庶幾翹舉也

銑曰湮沒

庶幾翹舉也



世翹一足立言不久也以魏之德如此而吳蜀及滅固不久也

然而聖五臣作聖上猶孜孜

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

之路善曰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與

人無由自悟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明忠直之路齊曰靡不忒差也言明帝尚孜孜勤苦見差失求天下

忠正公直之人以自開悟於心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善曰

除無用之官省所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

反人情於太素善曰史記吳起如楚捐不急之官漢

公羊傳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晉遂國語注故

謀也淮南子凡氣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通流通之所生者五或適於木或適於水或適於土或適於金或適於火此五

者一足以亡天下說文遁遷也尚書禮煩即亂太素

樸素也東都賦昭節儉示大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家

創立法令者省而減之太素質樸之如也流遁繁禮謂積習

以相流傳者如奢華之類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

氏之白環善曰國語周內使過曰周之具也鸞鳴於岐

鳳也鸞鸞蒼龍覲於陂五臣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

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善曰魏志文紀曰青龍見

出於靈池東京賦龜書界妣班固漢書贊漢使於河源

魏志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於樂平郡向曰時有

蒼龍見蒼則青也陂塘水也龜書出於河源者河圖也當摠

實不出美而言之時有醴泉芝草生苑中故云池圃丘園摠

神靈五臣作明之貺祐集華五臣夏之至歡方五臣本

四三皇而五六帝曾何周夏之足言善曰王逸楚

也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受神人之福祐

爾雅貺賜也祐福也尚書華夏蠻貊鄭玄毛詩箋曰方日







